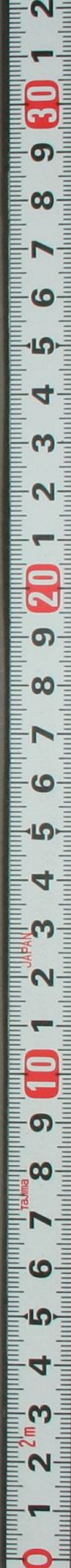


行水金鑑

百九十六

ル 5
1174
11



門 五
1174
卷 11



行水金鑑

卷第九十六

中憲大夫分巡淮揚等處地方兼理漕務海防河道鹽法屯田事務南提刑按察使司副使加正人級傅澤洪錄

運河水

宋仁宗嘉祐元年九月癸卯自京至泗州置汴河木岸
宋史仁宗本紀

宋仁宗嘉祐三年正月戊戌鑿永通河 秋七月丙子

詔廣濟河溢遣官行視民田 宋史仁宗本紀 正月開京城西葛家

岡新河以有司言至和中大水入京城請自祥符縣界

葛家岡開生河直城南好草陂北入惠民河分注魯溝

以紓京城之患 宋史河渠志 司馬旦知宜興縣時王安石守常

行水金鑑卷九十六

州開運河調夫諸縣旦言役夫而亟民有不勝則其患非徒不可就而已請令諸縣歲遞一役雖緩必成安石不聽秋大霖雨民苦之多自經死役竟罷

宋史司馬旦傳按王安石知常州在嘉

祐三年見本傳

陝西諸州菽粟自黃河三門沿流入汴以達京師嘉祐四年罷所運菽減漕船三百艘自是歲漕三河而已

宋史食貨志

宋仁宗嘉祐六年汴水淺澀常稽運漕都水奏河自應天府抵泗州直流湍駛無所阻惟應天府上至汴口或岸闊淺漫宜限以六十步闊於此則為木岸狹河扼束水勢令深駛梢伐岸木可足也遂下詔興役而衆議以

為未便宰相蔡京奏祖宗時已嘗狹河矣俗好沮敗事宜勿聽役即半岸木不足募民出雜梢岸成而言者始息舊曲灘漫流多稽留覆溺處悉為駛直平夷操舟往來便之

宋史河渠志

余良肱改知明州朝廷方治汴渠留提舉汴河司汴水澱淤流且緩執政主狹河議良肱謂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方冬水涸宜自京左浚治以及畿右三年可使水復行地中弗聽又議伐汴隄木以資狹河良肱言自泗至京千餘里江淮漕卒接踵者行多病暍藉蔭以休又其根盤錯與隄為固伐之不便屢爭不能得乃請不與其事執政雖怒竟不為屈改太常少卿知潤州

宋史余良

符惟忠提點開封府界縣鎮公事惠民河與刁河合流歲多決溢害民田惟忠自宋樓鎮碾灣橫隴村置二斗門殺水勢以接鄭河圭河自是無復有水患陝西用兵除涇原路兵民鈐轄兼知涇州三司使鄭戩奏留都大管勾汴河使建議以為渠有廣狹若水闊而行緩則沙伏而不利於舟請即其廣處束以木岸三司以為不便後卒用其議再遷西上閣門副使

宋史符惟忠傳

張方平自益州召為三司使建言國家都陳留當四通五達之道非若雍谷有山川足恃特倚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以汴為主汴帶引淮江利盡南海天

聖已前歲調民浚之故水行地中其後淺妄者爭以裁減役費為功汴日以塞今仰而望焉是利尺寸而喪止山也乃畫上十四策富弼讀其奏漏盡十刻帝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其說行之遷尚書左丞

宋史張方平傳

包拯字希仁合肥人知開封府中宦勢族築園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適京師大水拯乃悉毀去或持地券自言有偽增步數者皆審驗劾奏之遷諫議去

宋史包

拯傳

王守規明道時遷入內殿頭選治京城水決汴河於公賈村決蔡河於四里橋水患以息加帶御器械

宋史王守

規傳

鍾離瑾為江淮制置發運使殿直王乙者請自揚州召伯埭東至瓜州浚河百二十里以廢二埭詔瑾規度以工大不可就止置牘召伯埭旁人以為利

宋史鍾離瑾傳

馬仲甫廬江人為度支判官內侍楊永德言漕舟淮汴間惟水遞鋪為便詔仲甫偕往證可否還言其害十餘條議遂格繇戶部判官為發運使自淮陰經泗上浮長淮風波覆舟歲罹其患仲甫建議鑿洪澤渠六十里漕者便之拜天章閣待制知瀛州

宋史馬仲甫傳

王琪知潤州轉運使欲浚常潤漕河琪陳其不便詔寢役而後議者卒請廢古城埭破古函管而浚之河反狹

舟不得方行公私交病徙知江寧

宋史王琪傳

鄭向為兩浙轉運副使疏潤州蒜山漕河抵於江人以為便

宋史鄭向傳

周湛徙京西路鄧州美陽堰歲役工數十萬漑州縣職田而利不及民湛奏罷之

宋史周湛傳

徐的為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奏通泰州海安如臯縣漕河詔未下的以便宜調兵夫浚治之出滯鹽三百萬計得錢八百萬緡遂為制

宋史徐的傳

李師中提點廣西刑獄桂州靈渠故通漕歲久石室舟滯師中即焚石鑿而通之

宋史李師中傳

賈逵為步軍副都指揮使都城西南水暴溢注安上門

都水監以急變聞英宗遣達督護函囊土塞門水乃止
議者欲穴隄以洩其勢達請觀水所行諭居民徙高避
水然後決之遷馬軍副都指揮使

宋史賈逵傳

劉彛從胡瑗學瑗稱其善治水神宗擇水官以彛悉東
南水利除都水丞久雨汴漲議開長城口彛請但啓楊
橋斗門水即退為兩浙轉運判官知處州

宋史劉彛傳

李禹卿判蘇州築隄太湖八十里為渠益漕運又蓄

水溉田千餘頃

江南通志

宋神宗熙寧元年十月詔杭之長安秀之杉青常之望
亭三堰監護使臣並以管幹河塘繫銜常同所屬令佐
巡視修固以時啓閉從提舉兩浙開修河渠胡淮之請

也

宋史河渠志

滹沱河源於西山由真定深州乾寧與御河合流神宗
熙寧元年河水漲溢詔都水監河北轉運司疏治六年
深州祁州永寧軍修新河八年正月發夫五千人并胡

盧河增治之

宋史河渠志

御河源出衛州共城縣百門泉自通利乾寧入界河達
於海神宗熙寧二年九月劉彛程昉言二股河北流今
已閉塞然御河水由冀州下流尚當疏導以絕河患先
是議者欲思州武城縣開御河約二十里入黃河北流
故道下五股河故命彛昉相度而通判冀州王庠謂第
開見行流處下接胡盧河尤便近彛等又奏如庠言雖

於河流為順然其間漫淺沮洳費工尤多不若開烏欄隄東北至大小流港橫截黃河入五股河復故道尤便遂命河北提舉糴便糧草皮公弼提舉常平王廣廉按視二人議協詔調鎮趙邢洺磁相州兵夫六萬濬之以寒食後入役

宋史河渠志

宋神宗熙寧二年三月甲申先是凌民瞻建議廢呂城堰又即望亭堰置牐而不用及因濬河隳敗古涇函石牐石礎河流益阻百姓勞弊至是民瞻等貶降有差

宋史

河渠志

是年閏十一月庚子濬御河

宋史神宗本紀

宋神宗熙寧三年正月韓琦言河朔累經災傷雖得去年夏秋一稔瘡痍未復而六州之人奔走河役遠者十

一二程近者不下七八程比常歲勞費過倍兼鎮趙兩州舊以次邊未嘗差失一旦調發人心不安又於寒食後入役比滿一月正妨農務詔河北都轉運使劉庠相度如可就寒食前入役即亟興工仍相度最遠州縣量減差夫而輟修塘隄兵千人代其役二月琦又奏御河漕運通流不宜減大河夫役於是止令樞密院調兵三千并都水監卒二千三月又益發壯城兵三千仍詔提舉官程昉等促迫功限六月河成詔昉赴闕遷宮苑副使

宋史河渠志

宋神宗熙寧四年創開訾家口日役夫四萬饒一月而成纔三月已淺澱乃復開舊口役萬工四日而水稍順

有應舜臣者獨謂新口在孤柏嶺下當河流之衝其便利可常用勿易水大則泄以斗門水小則為輔渠於下流以益之安石善其議 七月程昉請開宋家等隄畝水以助漕運八月三班借職楊琰請增置上下壩牐蓄水以備淺涸詔琰掌其事

宋史河渠志

宋神宗熙寧五年先是宣徽北院使中太一宮使張方平嘗論汴河曰國家漕運以河渠為主國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運自後定立上供年額汴河斛斗六百萬石廣濟河六十二萬石惠民河六十萬石廣濟河所運止給太康咸平尉氏等縣軍糧而已惟汴河專運粳米兼以小麥此乃太倉蓄積之實今仰食於官廩者不惟

三軍至於京師士庶以億萬計大半待飽於軍稍之餘故國家於漕事至急至重然則汴河乃建國之本非可與區區溝洫水利同言也近歲已罷廣濟河而惠民河斛斗不入太倉大衆之命惟汴河是賴今陳說利害以汴河為議者多矣臣恐議者不已屢作改更必致汴河日失其舊國家大計殊非小事願陛下特回聖鑒深賜省察留神遠慮以固基本方平之言為王安石發也

宋史河渠志

宋神宗熙寧六年都水監丞侯叔獻請儲三十六陂及京索二水為源倣真楚州開平河置牐則四時可行舟因廢汴渠帝曰白溝功料易耳第汴渠歲運甚廣河北

陝西資焉又京畿公私所用良材皆自汴口而至何可
遽廢王安石曰此役苟成亦無窮之利也當別為漕河
引黃河一支乃為經久馮京曰若白溝成與汴蔡皆通
漕為利誠大恐汴終不可廢帝然之詔劉璿同叔獻覆
視八月都水監言白溝自濰河至於淮八百里乞分三
年興修其廢汴河俟白溝畢功別相視仍請發穀熟淤
田司并京東汴河所隸河清兵赴役從之 是年夏都
水監丞侯叔獻乞引汴水於府界開田安石力主之水
既數放或至絕流公私重舟不可盪有閤折者帝以人
情不安嘗下都水分析并詔三司同府界提點官往視
十一月范子奇建議冬不閉汴口以外江綱運直入汴

至京廢運般安石以為然詔汴口官吏相視卒用其說
是後高麗入貢令汴汴赴闕 九月戊辰將作監尚宗
儒言議者請置蔡河木岸計功頗大詔修固土岸

渠志

宋史河

熙寧中濰陽界中發汴隄淤田汴水暴至隄防頗壞
陷將毀人力不可制都水丞侯叔獻時蒞其役相視
其上數十里有一古城急發汴隄注水入古城中下
流遂涸急使人治隄陷次日古城中水盈汴流復行
而隄陷已完矣徐塞古城所決內外之水平而不流
瞬息可塞眾皆伏其機敏

夢溪筆談

宋神宗熙寧七年正月都水監言自盟河畎導汴南諸

水近者失於疏浚爲害甚大於是輟夫修治而白溝之役廢初王安石欲罷白溝修汴南水利帝曰人多以白溝不可爲而卿獨見可爲安石曰果不可爲罷之誠宜若可爲即俟時爲之何必計校人言也 是年春河水壅溢積潦敗隄八月御史盛陶謂汴河開兩口非便命同判都水監宋昌言視兩口水勢檄同提舉汴口官王琉琉言訾家口水三分輔渠七分昌言請塞訾家口而留輔渠時韓絳呂惠卿當國許之 是年趙濟言河淺廢運自此物賤傷農宜議興復以便公私詔張士澄楊琰修治八月都提舉汴河隄岸司言欲與通津門汴河岸東城裏三十步內開河下通廣濟以便行運從之

宋

史河渠志

宋神宗熙寧八年春王安石再相叔獻言昨疏浚汴河自南京至泗州槩深三尺至五尺惟虹縣以東有礪石三十里餘不可疏浚乞募民開修詔檢計工糧以聞七月叔獻又言歲開汴口作生河侵民田調夫役今惟用訾家口減人夫物料各以萬計乞減河清一指揮從之未幾汴水大漲至深一丈二尺於是復請權閉汴口 是年詔京西運米於河北於是侯叔獻請因丁字河故道鑿隄置牖引汴水於蔡以通舟運不可行尋廢十月詔都水監展惠民河欲便修城也 是年又遣楊琰同陳祐甫因汴河置滲水塘又自孫賈斗門置虛隄及滲

水入西賈陂由減水河注霧澤陂皆為河之上源程
昉與劉璿言衛州沙河湮沒宜自王供埽開浚引大河
水注之御河以通江淮漕運仍置斗門以時啓閉其利
有五王供危急免河勢變移而別開口地一也漕舟出
汴橫絕沙河免大河風濤之患二也沙河引水入於御
河大河漲溢沙河自有限節三也御河漲溢有斗門啓
閉無衝注淤塞之弊四也德博舟運免數百里大河之
險五也一舉而五利附焉請發卒萬人一月可成從之
宋史河渠志是年六月丙午醜汴水入蔡河以通漕宋史神宗本紀
宋神宗熙寧九年詔以原額漕粟京東仍修壩牐為啓
閉之節三月詔遣官修廣濟河壩牐七月提轄修

京城所請引霧澤陂水至咸豐門合京索河由京索簽
入副隄河下合惠民都水監謂不若於順天門外簽直
河身及於染院後簽入護龍河至咸豐門南復入京索
河實為長利從之是年秋程昉奏御河畢工中書欲
論賞帝令河北監司案視保明大名安撫使文彥博覆
實十月彥博言去秋開舊沙河取黃河行運欲通江淮
舟楫徹於河北極邊自今春開口放水後來漲落不定
所行舟楫皆輕載有害無利枉費工料極多今御河上
源止是百門泉水其勢壯猛至衛州以下可勝三四百
斛之舟四時行運未嘗阻滯隄防不至高厚亦無水患
今乃取黃河水以益之大即不能吞納必致決溢小則

緩漫淺澀必致淤澱凡上下千餘里必難歲歲開浚况此河穿北京城中利害易覩今始初冬已見阻滯恐年歲間反壞久來行運倘謂通江淮之漕則又不然自江浙淮汴入黃河順流而下又合於御河大約歲不過一百萬斛若自汴順流徑入黃河達於北京自北京和僱車乘陸行入倉約用錢五六千緡却於御河裝載赴邊城其省工役物料及河清衣糧之費不可勝計又去冬外監丞欲於北京黃河新隄開置水口以通行運其策尤疎此乃熙寧四年秋黃河下注御河之處當時朝廷選差近臣督役修塞所費不貲大名恩冀之人至今瘡痍未平今奈何反欲開口導水耶都水監雖令所屬相

視而官吏恐忤建謀之官止作遷延回報謂俟修固御河隄防方議開置河口况御河隄道僅如蔡河之類若欲吞納河水須如汴岸增修猶恐不能制蓄乞別委清彊官相視利害并議可否又言今之水官尤為不職容易建言僥倖恩賞朝廷便為主張中外莫敢異議事若不效都無譴罰臣謂更當選擇其人不宜令狂妄輩橫費生民膏血已而都水監言運河乞置雙牖例放舟船實便與彥博所言不同十二月命知制誥熊本與都水監河北轉運司官相視本奏河北州軍賞給茶貨以至應接沿邊榷場要用之物並自黃河運至黎陽出卸轉入御河費用止於客軍數百人添支而已向者朝廷曾

賜米河北亦於黎陽或馬陵道口下卸倒裝轉致費亦不多昨因程昉等擘畫於衛州西南循沙河故迹決口置牐鑿隄引河以通江淮舟楫而實邊郡倉廩自興役至畢凡用錢米工料二百萬有奇今後每歲用物料一百一十六萬廂軍一千七百餘人約費錢五萬七千餘緡開河行水纔百餘日所過船楫六百二十五而衛州界御河淤淺已及三萬八千餘步沙河左右民田淹浸者幾千頃所免租稅二千貫石有餘有費無利誠如議者所論然尚有大者衛州居御河上游而西南當王供向著之會所以捍黃河之患者一隄而已今冗隄引河而置牐之地纔及隄身之半詢之土人云自慶曆八年

後大水七至方其盛時游波有平隄者今河流安順三年矣設復礮水暴漲則河身乃在牐口之上以湍悍之勢而無隄防之阻泛濫衝溢下合御河臣恐墊溺之禍不得在乎衛州而瀕御河郡縣皆罹其患矣夫此河之興一歲所濟船楫其數止此而萌每歲不測之患積無窮不貲之費豈陛下所以垂世裕民之意哉臣博采衆論究極利病咸以謂葺故隄堰新口存新牐而勿治庶可以消淤澱決溢之患而省無窮之費萬一他日欲由此河轉粟塞下則暫開亟止或可紓飛輓之勞未幾河果決衛州 十月詔都水度量疏濬汴河深淺仍記其地分宋史河渠志是年四月戊戌復廣濟河漕 九月戊午浚

汴河

宋史神宗本紀

宋神宗熙寧十年范子淵請用濬川杷以六月興工自謂功利灼然請候今冬疏浚畢將杷具舟船等分給逐地分使臣於閉口之後檢量河道淤澱去處至春水接續疏導大抵皆無甚利已而清汴之役興

宋史河渠志

國朝汴渠發京畿輔郡三十餘縣夫歲一浚祥符中閤門祇候使臣謝德權領治京畿溝洫權借浚汴夫自爾後三歲一浚始令京畿民官皆兼溝洫河道以爲常職久之治溝洫之工漸弛邑官徒帶空名而汴渠有二十年不浚歲歲堙澱異時京師溝渠之水皆入汴舊尚書省都堂壁記云疏治八渠南入汴水是

也自汴流堙澱京城東水門下至雍止襄邑河底皆高出隄外平地一丈二尺餘自汴隄下瞰民居如在深谷熙寧中議改疏洛水入汴予嘗因出使按行汴渠自京師上善門量至泗州淮口凡八百四十里一百三十步地勢京師之地比泗州凡高十九丈四尺八寸六分於京城東數里白渠中穿井至三丈方見舊底驗量地勢用水平望尺量之不能無小差汴渠隄外皆是出土故溝水令相通時爲一堰節其水候水平其上漸淺涸則又爲一堰相齒如階陞乃量堰之上下水面相高下之數會之乃得地勢高下之實

夢溪筆談

孫洙知海州方春旱發運使調民浚漕渠以通鹽河洙持之不下三上奏乞止其役

宋史孫洙傳

劉琦為侍御史浙西開漕渠役甚小使者張大其事以功遷官言者論其非詔琦就劾官吏人人惴恐琦但按首謀二人而已

宋史劉琦傳

宋神宗元豐元年五月西頭供奉官張從惠復言汴口歲開閉修隄防通漕纔二百餘日往時數有建議引洛水入汴患黃河嚙廣武山須鑿山嶺十數丈以通汴渠功大不可為去年七月黃河暴漲水落而稍北距廣武山麓七里退灘高闊可鑿為渠引洛入汴范子淵知都水監丞畫十利以獻又言汜水出玉仙山京水出嵩渚

山合洛水積其廣深得二千一百三十六尺視今汴流尚贏九百七十四尺以河洛湍緩不同得其贏餘可以相補猶慮不足則旁隄為塘滲取河水每百里置木牌一以限水勢兩旁溝湖陂澗皆可引以為助禁伊洛上源私引水者大約汴舟重載入水不過四尺今深五尺可濟漕運起鞏縣神尾山至士家隄築大隄四十七里以捍大河起沙谷至河陰縣十里店穿渠五十二里引洛水屬於汴渠疏奏上重其事遣使行視

宋史河渠志

宋神宗元豐二年正月使還以為工費浩大不可為上復遣入內供奉宋用臣還奏可為請自任村沙谷口至汴口開河五十里引伊洛水入汴河每二十里置束水

一以芻槌爲之以節湍急之勢取水深一丈以通漕運引古索河爲源注房家黃家孟家三陂及三十六陂高仰處瀦水爲塘以備洛水不足則決以入河又自汜水關北開河五百五十步屬於黃河上下置牐啓閉以通黃汴二河船筏即洛河舊口置水澆通黃河以泄伊洛暴漲古索河等暴漲即以魏樓榮澤孔固三斗門泄之計工九十萬七千有餘仍乞修護黃河南隄埽以防侵奪新河從之三月庚寅以用臣都大提舉導洛通汴四月甲子興工遣禮官祭告河道侵民塚墓給錢徙之無主者官爲瘞藏六月戊申清汴成凡用工四十五日自任村沙口至河陰縣瓦亭子并凡水關北通黃河接運

河長五十一里兩岸爲隄總長一百三里引洛水入汴七月甲子閉汴口徙官吏河清卒於新洛口戊辰遣禮官致祭十一月辛未詔差七千人赴汴口開修河道

河渠志

是年三月庚寅疏汴洛

宋史神宗本紀

是年浚淮南運河自召伯堰至儀真十四節

玉海

宋神宗元豐三年二月宋用臣言洛水入汴至淮河道漫闊多淺澀乞狹河六十里爲二十一萬六千步詔四月興役五月癸亥罷草屯浮堰

宋史河渠志

宋神宗元豐四年正月北外都水丞陳祐甫言滹沱自熙寧八年以後沉澀深州諸邑爲患甚大諸司累相度不決謂其下流舊入邊吳宜子淀最爲便順而屯田司

懼填淤塘灤煩文往復無所適從昨差官計之若障入胡盧河約用工千六百萬若治程昉新河約用工六百萬若依舊入邊吳等淀約用工二十九萬其工費固已相遠乞嚴立期會定歸一策詔河北屯田轉運司同北外都水丞司相視五年八月癸酉前河北轉運副使周革言熙寧中程昉於真定府中渡創繫浮梁增費數倍既非形勢控扼請歲八九月易以板橋至四五月防河即拆去權用船渡從之

宋史河渠志

行水金鑑

運河水

卷第九十七

宋神宗元豐五年三月癸亥罷廣濟輦運司移上供物自淮揚軍界入汴以清河輦運司為名命張士澄都大提舉七月御史王植言廣濟安流而上與清河汴流入汴遠近險易較然廢之非是詔監司詳議 提舉河北黃河隄防司言御河狹隘隄防不固不足容大河分水乞令綱運轉入大河而閉截徐曲既從之矣明年戶部侍郎蹇周輔復請開撥以通漕運及令商旅舟船至邊是時每有一議朝廷輒下水官相度或作或輟迄莫能定大抵自小吳埽決大河北流御河數為漲水所冒亦

或湮沒 金水河透水槽阻礙上下汴舟遣宋用臣按視請自板橋別為一河引水北入于汴後卒不行乃由副隄河入于蔡以源流深遠與永安青龍河相合故賜名曰天源先是舟至啓槽頗滯舟行既導洛通汴遂自城西超字坊引洛水由咸豐門立堤凡三千三十步水遂入禁中而槽廢 三月宋用臣言金水河透水槽阻礙上下汴舟宜廢撤從之 十月狹河工畢 宋史河渠志神宗導洛通汴而主者過絕洛水不使入城中洛人頗患苦之彥博因中使劉惟簡至洛語其故惟簡以聞詔令通行如初遂為洛城無窮之利 宋史文彥博傳王存元豐五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京師並河

居人盜鑿汴隄以自廣或請令培築復故又按民廬侵官道者使撤之二謀出自中人既有詔矣存曰此吾職也入言之即日弛其役都人驩呼相慶進樞密直學士

宋史王存傳

宋神宗元豐六年正月戊辰開龜山運河二月乙未告成長五十七里闊十五丈深一丈五尺初發運使許元自淮陰開新河屬之洪澤避長淮之險凡四十九里久而淺澀熙寧四年皮公弼請復濬治起十一月壬寅盡明年正月丁酉而畢人便之至是發運使羅拯復欲自洪澤而上艱龜山裏河以達於淮帝深然之會發運使蔣之奇入對建言上有清汴下有洪澤而風浪之險止

行水金鑑卷九十七
百里淮邇歲溺公私之載不可計凡諸道轉輸涉湖行
江已數千里而覆敗於此百里間良為可惜宜自龜山
蛇浦下屬洪澤鑿左肋為複河取淮為源不置堰牖可
免風濤覆溺之患帝遣都水監丞陳祐甫經度祐甫言
往年田棐任淮南提刑嘗言開河之利其後淮陰至洪
澤竟開新河獨洪澤以上未克興役今既不用牖蓄水
惟隨淮面高下開深河底引淮通流形勢為便但工費
浩大帝曰費雖大利亦博矣祐甫曰異時淮中歲失百
七十艘若捐數年所損之費足濟此役帝曰損費尚小
如人命何乃調夫十萬開治既成命之奇撰記刻石龜
山後至建中靖國初之奇同知樞密院奏淮水浸淫衝

刷隄岸漸成墊缺請下發運司及時修築自是歲以為
常 八月范子淵又請于武濟山麓至河岸并嫩灘上
修隄及壓埽隄又新河南岸築新隄計役兵六千人二
百日成開一直河長六十三里廣一百尺深一丈役兵
四萬二千人期五月成從之十月都提舉司言汴水增
漲京西四斗門不能分減致開決隄岸今近京惟孔固
斗門可以泄水下入黃河若孫賈斗門雖可泄入廣濟
然下尾窄狹不能盡吞宜於萬勝鎮舊減水河汴河北
岸修立斗門開淘舊河創開生河一道下合入刁馬河
役夫一萬三千六百四十三人一月畢工詔從其請仍
作二年開修

宋史河渠志

閏月丙戌汴水溢

宋史神宗本紀

蔣之奇字穎

叔宜興人擢江淮荆浙發運副使元豐六年漕粟至京
比常歲溢六百二十萬石錫服三品請鑿龜山左肘至
洪澤為新河以避淮險自是無覆溺之患詔置二秩加
直龍圖閣升發運使

宋史蔣之奇傳

宋神宗元豐七年四月武濟河潰八月詔罷營閉縱其
分流止護廣武三埽都大提舉汴河隄岸司言京東
地富穀粟可漕獨患河澀若因修京城令役兵近汴穴
土使之成渠就引河水注之廣濟則漕舟可通是一舉
而兩利也從之

宋史河渠志

是年七月甲辰伊洛溢

十月浚

真楚運河

宋史神宗本紀

元豐間或先公為右史神考遣使治楚州新河戒之

曰東南不慣興大役卿且為朕優恤兵民

朱或潁州可談先公謂朱服

宋哲宗元祐元年閏二月辛亥右司諫蘇轍言近歲京
城外創置水磨因此汴水淺澀阻隔官私舟船其東門
外水磨下流汗漫無歸浸損民田一二百里幾敗漢高
祖墳賴陛下仁聖惻怛親發德音令執政共議營救尋
詔畿縣於黃河春夫外更調夫四萬開自盟河以疏洩
水患計一月畢工然以水磨供給京城內外食茶等其
水止得五月閉斷以此工役重大民間每夫日顧二百
錢一月之費計二百四十萬貫而汴水渾濁易至填淤
明年又須開淘民間歲歲不免此費聞水磨歲入不過

四十萬貫前戶部侍郎李定以此課利惑誤朝聽依舊存留且水磨興置未久自前未有此錢國計何闕而小人淺陋妄有靳惜傷民辱國不以為愧况今水患近在國門而恬不為怪甚非陛下勤卹民物之意而又減耗汴水行船不便乞廢罷官磨任民磨茶三月轍又乞令汴口以東州縣各具水匱所占頃畝每歲有無除放二稅仍具水匱可與不可廢罷如決不可廢當如何給還民田以免怨望八月辛亥轍又言昨朝旨令都水監差官具括中牟管城等縣水匱元浸壓者幾何見今積水所占幾何退出頃畝幾何凡退出之地皆還本主水占者以官地還之無田可還即給元直聖恩深厚棄利與

民所存甚遠然臣聞水所占地至今無可對還而退出之田亦以迫近水匱為雨水浸淫未得耕鑿知鄭州岑象求近奏稱自宋用臣興置水匱以來元未曾取以灌注清汴水流自足不廢漕運乞仍廢水匱以便失業之民十月遂罷水匱 詔斥祥符霧澤陂募民承佃增置水匱又即宣澤門外仍舊引京索源河置槽架水流入咸豐門皆以為廣濟淺澀之備三月三省言廣濟河輦運近因言者廢罷改置清河輦運迂遠不便詔知棣州王諤措置興復都水監亦言廣濟河以京索河為源轉漕京東歲計今欲依舊即令於宣澤門外置槽架水流入咸豐門裏由舊河道復廣澤河源以通漕運從之

宋史河渠

志 三月己卯復廣濟河輦運

冬始開汴口

宋史哲宗本紀

宋哲宗元祐四年十二月京東轉運司言清河與江浙淮南諸路相通因徐州呂梁百步兩洪湍淺險惡多壞舟楫由是水手牛驢捧戶盤剝人等邀阻百端商賈不行朝廷已委齊州通判滕希靖知常州晉陵縣趙竦度地勢穿鑿今若開修月河石隄上下置牖以時開閉通放舟船實為長利乞遣使監督興修從之 知潤州林希奏復呂城堰置上下牖以時啓閉其後京口瓜州犇牛皆置牖 是年冬御□□□□嘗求世務之急得導洛通汴之實始聞其說則善及考其事則可懼竊以廣武山之北即大河故道河常往來其間夏秋漲溢

每抵山下舊來洛水至此流入於河後欲導以趨汴渠乃乘河未漲就嫩灘之上峻起東西隄闢大河於隄北攘其地以引洛水中間缺為斗門名通舟楫其實盜河以助洛之淺涸也洛水本清而今汴常黃流是洛不足以行汴而所以能行者附大河之餘波也增廣武三埽之備竭京西所有不足以為支費其失無慮數百萬計從來上下習為欺罔朝廷惑於安流之說稅屋之利恬不為慮而不知新沙疎弱力不能制悍河水勢一薄則濫漫潰散將使怒流循洛而下直冒京師是甘以數百萬日增之費養異時萬一之患亦已誤矣夫歲傾重費以坐待其患何若折其奔衝以終除其害哉為今之計

宜復為汴口仍因大河一支啓閉以時還祖宗百年以來潤國養民之賜誠為得策汴口復成則免廣武傾注以長為京師之安省數百萬之費以紓京西生靈之困牽大河水勢以解河北決溢之災便東南漕運以蠲重載留滯之弊時節啓閉以除感凌打凌之苦通江淮八路商賈大舶以供京師之饒為甚大之利者六此不可忽也惟拆去兩岸舍屋盡廢餽錢為害者一而甚小所謂損小費而成大利也臣之所言特其大略爾至於考究本末措置纖悉在朝廷擇通習之臣付之無牽浮議責其成功又言臣聞開汴之時大河曠歲不決蓋汴口析其三分之一水河流常行七分也自導洛而後頻年屢

決雖洛口竊取其水率不過一分上下是河流常九分也猶幸流勢卧北故潰溢北出自去歲以來稍稍卧南此其可憂而洛口之作理須早計竊以開洛之役其功甚小不比大河之上但闢百餘步即可以通水三分既永為京師之福又減河北屢決之害兼水勢既已牽動在於回河尤為順便非獨孫村之功可成澶州故道亦有自然可復之理望出臣前章面詔大臣與本監及知水事者按地形水勢具圖以聞不報至五年十月癸巳乃詔導河水入汴

宋史河渠志

汴河舊底有石板石人以記其地里每歲興夫開導至石板石人以為則歲有常役民未嘗病之而水行

地中京師內外有八水口泄水入汴故京師雖大雨無復水患昔人之畫善矣偶張君平論京畿南京宿毫陳頴蔡等州積水以南京言之自南門二隄直抵東西二橋左右皆瀦澤也漁舫鳴榔如江湖君平請權借汴夫三年通泄積水於是諸郡守令等始帶溝洫河道三年而奏功凡瀦積之地為良田自是汴河夫借充他役而不復開導至元祐五年實七十年又舊河並以木岸後人止用土筏棧子謂之外添裏補河身奔兌即外補之故河日加淺而水行地上矣

鞏聞見近錄

臨安運河在城中者日納潮水沙泥渾濁一汛一淤比

屋之民委棄草壤因循填塞元祐中守臣蘇軾奏謂熙寧中通判杭州時父老皆云苦運河淤塞率三五年常一開濬不特勞役兵民而運河自州前至北郭穿闌闔中蓋十四五里每將興工市肆洶動公私騷然自胥吏豪若兵級等皆能恐喝人戶或云當於某處置土某處過泥水則居者皆有失業之憂既得重賂又轉而之他及工役既畢則房廊邸舍作踐狼籍園圃隙地例成止阜積雨蕩濯復入河中居民患厭未易悉數若三五年失開則公私壅滯以尺寸水行數百斛舟人牛力盡跬步千里雖監司使命有數日不能出郭者詢其所以頻開屢塞之由皆云龍山浙江兩間泥沙渾濁積日稍久

便及四五尺其勢當然不足怪也尋剗刷捍江兵士及諸色廂軍得一千人七月之間開濬茅山鹽橋二河各十餘里皆有水八尺自是公私舟船通利三十年以來開河未有若此深快者然潮水日至淤塞猶昔則三五年間前功復棄今於鈐轄司前置一牐每遇潮上則暫閉此牐候潮平水清復開則河過闌闌中者永無潮水淤塞開淘騷擾之患詔從其請民甚便之

宋史河渠志

軾徙揚州舊發運司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私載貨物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輒富厚以官舟為家補其弊漏且周船夫之乏故所載率皆速達無虞近歲一切禁而不許故舟弊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饑寒公私皆病軾

請復舊從之

宋史蘇軾傳
時元祐七年

宋哲宗紹聖元年帝親政復召宋用臣赴闕七月辛丑廣武埽危急壬寅帝語輔臣埽去洛河不遠須防漲溢下灌京師明日乃詔都水監丞馮忱之相度築攔水簽堤丁巳帝諭執政曰河埽久不修昨日報洛水又大溢注於河若廣武埽壞河洛為一則清汴不通矣京都漕運殊可憂宜亟命吳安持王宗望同力督作苟得不壞過此須圖久計丙寅吳安持言廣武第一埽危急決口與清汴絕近緣洛河之南去廣武山千餘步地形稍高自鞏縣東七里店至今洛口不滿十里可以別開新河導洛水近南行流地里至少用功甚微詔安持等再按

行水金鑑卷九十七
六
視之十一月李偉言清汴導溫洛貫京都下通淮泗爲萬世利自元祐以來屢危急而今歲特甚臣相視武濟山以下二十里名神尾山乃廣武埽首所起約置刺堰三里餘就武濟河下尾廢堤枯河基址增修疏導回截河勢東北行留舊埽作遙堤可以紓清汴下注京城之患詔宋用臣陳祐甫覆按以聞十二月甲午戶部尚書蔡京言本部歲計皆藉東南漕運今年上供物至者十無二三而汴口已閉臣責問提舉汴河堤岸司楊琰乃稱自元豐二年至元祐初八年之間未嘗塞也詔依元豐條列明年正月庚戌用臣言元豐間四月導洛通汴六月放水四時行流不絕遇冬有凍即督沿河官吏伐

冰通流自元祐二年冬深輒閉塞致河流涸竭殊失開導清汴本意今欲卜日伐冰放水歸河永不閉塞及凍解止將京西五斗門減放以節水勢如惠民河行流自無壅遏之患從之

宋史河渠志

是年洛水溢

宋史哲宗本紀

宋哲宗紹聖二年詔武進丹陽丹徒縣界沿河堤岸及石礎石木溝並委令佐檢察修護勸誘食利人戶修葺任滿稽其勤惰而賞罰之從工部之請也

宋史河渠志

宋哲宗紹聖三年正月戊申詔提舉河北西路常平李仲罷歸吏部仲在元祐中提舉汜水輦運建言西京鞏縣河縣汜水河陰縣界乃沿黃河地分北有太行南有廣武二山自古河流兩山之間乃緣禹跡昨自宋用臣

創置導洛清汴於黃河沙灘上節次創置廣雄武等埽埽到今十餘年間屢經危急况諸埽在京城之上若不別爲之計患起不測思之寒心今如棄去諸埽開展河道講究興復元豐二年以前防河事不惟省歲費寬民力河流且無壅遏決溢之患望遣諳河事官相視施行又乞復置汴口依舊以黃河水爲節約之限罷去清汴埽口 四月河北都轉運使吳安持奏大河東流御河復出詔委前都水丞李仲提舉開導

宋史河渠志

宋哲宗紹聖四年閏二月楊琰乞依元豐例減放洛水入京西界大白龍坑及三十六陂充水匱以助汴河行運詔賈種民同琰相度合占頃畝及所用功力以聞

四月水部員外郎趙竦請濬十八里河令賈種民相度呂梁百步洪添移水磨詔發運并轉運司同視利害以聞 五月乙亥都提舉汴河堤岸賈種民言元豐改汴口爲洛口名汴河爲清汴者凡以取水於洛也復置清水以備淺澀而助行流元祐間却於黃河撥口分引渾水令自遼上流入洛口比之清洛難以調節乞依元豐已修狹河身丈尺深淺檢計物力以復清汴立限修濬通放洛水及依舊置洛斗門通放西河官私舟船從之帝嘗謂知樞密院事曾布曰先帝作清汴又爲天源河蓋有深意元祐中幾廢近賈種民奏若盡復清汴不用濁流乃當世靈長之慶布對曰先帝以天源河爲國姓

福地此衆人所知何可廢也
十二月詔京城內汴河

兩岸各留堤面丈有五尺禁公私侵牟
宋史河渠志

曾孝蘊紹聖中管幹發運司糶糴事建言揚之瓜洲潤之京口常之犇牛易堰為牐以便漕運商賈既成公私便之提舉兩浙常平徙江淮荆湖發運泗州議開直河以避漲溢沙石之害孝蘊以淮汴不相接不可成既而工役大集竟成之策勲第賞辭不受未幾河果塞召為戶部侍郎
宋史曾孝蘊傳

蘇京紹聖中令丹陽募民重浚練湖易置斗門十數

江南通志

宋哲宗元符元年正月知潤州王愈建言呂城牐當宜

單水入澳灌注牐身以濟舟若舟沓至而力不給許量

差牽駕兵卒併力為之監官任滿水無走泄者賞水未

應而輒開牐者罰守貳令佐常覺察之詔可
二月詔

蘇湖秀州凡開治運河港浦溝瀆修壘堤岸開置斗門

水堰等許役開江兵卒
三月甲寅工部言淮南開河

所開修楚州支家河導漣水與淮通賜名通漣河
宋史河渠志

丙子築熙河通會閘
宋史哲宗本紀

王宗望為江淮發運使楚州沿淮至漣州風濤險舟多

溺議者謂開支氏渠引水入運河歲久不決宗望始成

之為公私利代吳安持為都水使者
宋史王宗望傳

宋哲宗元符二年閏九月潤州京口常州犇牛澳牐畢

工先是兩浙轉運判官曾孝蘊獻澳牘利害因命孝蘊
提舉興修仍相度立啓閉日限之法宋史河渠志

吳居厚為江淮發運使疏支家河道通漕楚海之間賴

其利召拜戶部尚書宋史吳居厚傳

鄭驥知溧陽縣時議自建康鑿漕渠導太湖以通大江
將破數州民田調江浙二十五州丁夫所費百萬計朝
廷遣官視可否驥條析利病力止之宋史鄭驥傳

宋徽宗崇寧元年二月都水監言惠民河修簽河次下
硬堰畢工詔立捕獲盜泄賞 是年冬詔侯臨同北外
都水丞司開臨清縣壩子口增修御河西堤高三尺并
計度西堤開置斗門決北京恩冀滄州永靜軍積水入

御河枯源明年秋黃河漲入御河行流浸大名府館陶
縣敗廬舍復用夫七千役二十一萬餘工修西堤三月
始畢漲水復壞之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崇寧二年十二月詔淮南開修遇明河自真州
宣化鎮江口至泗州淮河口五年畢工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大觀元年夏京畿大水詔工部都水監疏導至
於八角鎮宋史五行志秋七月乙酉朔伊洛溢宋史徽宗本紀十二月詔

開溷河入蔡河從京畿都轉運使吳擇仁之請也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大觀二年八月詔常潤歲旱河淺留滯運船監
司督責濬治 徽宗即位以來無大改作汴渠稍湮則

浚之大觀中言者論胡師文昨為發運使創開泗州直
河及築簽堤阻遏汴水尋復淤澱遂行廢拆然後併役
數郡兵夫其間疾苦竄歿無慮數千費錢穀累百萬計
狂妄生事誣奏罔功官員冒賞至四十五人師文由是
自知州降充宮觀

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政和元年十月己酉詔差水官同京畿監司視
蔡河隄防及淤淺者來春併工治之 是年知陳州霍
端友言陳地汙下久雨則積潦害稼比疏新河八百里
而去淮尚遠水不時洩請益開二百里起西華循宛丘
入項城以達於淮從之

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政和二年七月兵部尚書張閣言錢塘江東距

仁和監止及三里北趨赤岸甌口二十里運河正出臨
平下塘西入蘇秀若失障禦恐他日數十里膏腴平陸
皆潰於江下塘田廬莫能自保運河中絕有害漕運詔
亟修築之 十月都水監丞孟昌齡言開濬含暉門外
白溝河開堰放水仍舊通流 容佐請於七里河開月
河一道分減此水灌溉內中花竹命宋昇措置導引四
年十一月畢工

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政和四年二月工部言前太平州判官盧宗原
請開修自江州至真州古來河道湮塞者凡七處以成
運河入浙西一百五十里可避一千六百里大江風濤
之患又可就土興築自古江水浸沒膏腴田自三百頃

至萬頃者凡九所計四萬二千餘頃其三百頃以下者又過之乞依宗原任太平州判官日已興政和圩田例召人戶自備財力興修詔沈麟等相度措置

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政和五年閏正月詔於恩州北增修御河東堤為治水隄防令京西路差借來年分溝河夫千人赴役於是都水使者孟揆移撥十八埽官兵分地步修築又取棗強上埽水口以下舊堤所管榆柳為椿木

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政和六年八月詔鎮江府傍臨大江無港澳以容舟楫三年間覆溺五百餘艘聞西有舊河可避風濤歲久湮廢宜令發運使濬治

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政和十年四月己未尚書省言盧宗原濬江慮

成騷擾詔權罷其役趙霖別與差遣

宋史河渠志

任諒為江淮發運使蔡京破東南轉般漕運法為直達網應募者率游手亡賴盜用乾沒漫不可核人莫敢言諒入對首論之京怒會汴泗大水泗州城不沒者兩版諒親部卒築堤徙民就高賑以米粟水退人獲全京誣以為漂溺千計坐削籍歸田里執政或言水災守臣職發運使何罪帝亦知其枉復右文殿修撰陝西都轉運

使

宋史任諒傳 向子諲言河高江淮數丈而京行直達網以致江淮運河身高迄今猶受其害甚矣京之貽禍不淺也

行水金鑑卷九十八
一
決南隄以紓宮城之患恪曰水漲隄壞此亡可若何今
決而浸之是魚鼈吾民也亟乘小舟相水源委求所以
利導之乃決金堤注之河決旬水平入對帝勞之曰宗
廟社稷獲安卿之力也恪再拜因上疏言水陰類也至
犯宮闕天其或者以陰盛之沴儆告陛下乎願垂意時
事益謹天戒宣和初遷尚書

宋史唐恪傳

宋徽宗宣和元年五月都城無故大水浸城外官寺民
居遂破汴堤汴渠將溢諸門皆城守起居郎李綱奏國
家都汴百有六十餘載未嘗少有變故今事起倉猝遐
邇驚駭誠大異也臣嘗躬詣郊外竊見積水之來自都
城以西漫為巨浸東拒汴堤停蓄深廣湍悍浚激東南

而流其勢未艾若或淹浸旬時因以風雨不可不慮夫
變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願詔廷臣各具所見擇其可
采者施行之詔都城外積水緣有司失職隄防不修非
災異也罷綱送吏部而募人決水下流由城北注五丈
河下通梁山灤乃已七月壬子都提舉言近因野水衝
蕩沒汴堤岸及河道淤淺若止役河清功力不勝望俟
農隙顧夫開修從之宋史河渠志五月大雨水都城自西北牟
駝岡連萬勝門外馬監居民盡沒詔都水使者決西城
索河堤殺其勢城南居民冢墓俱被浸水至溢猛直冒
安上南薰門城守凡半月已而入汴汴渠將溢於是募
人決下流由城北入五丈河下通梁山灤乃平

宋史五行

志

向子諲字伯恭臨江人欽聖皇后從姪也補承奉郎宣和初除江淮發運主管文字有欲浚河與江淮平者子諲言河高江淮數丈而欲浚之使平決不可曩有司三日一啓閘復作堰儲水故水不乏比年直達之法啓閉無節堰閘率不存今復故制嚴禁約則無患使者用其言漕復通進秩一等

宋史向子諲傳

陳邁徙淮南轉運使朝廷方督綱餉運渠壅澀邁使決呂城陳公兩塘達於渠漕路南通而花石綱塞道邁捕繫其人上章自劾

宋史陳邁傳

宋徽宗宣和二年九月以真揚等州運河淺澀委陳亨

伯措置三年春詔發運副使趙億以車畝水運河限三月中三十綱到京宦者李琮言真州乃外江綱運會集要口以運河淺澀故不能速發按南岸有泄水斗門八去江不滿一里欲開斗門河身去江十丈築軟壩引江潮入河然後倍用人工車畝以助運水從之四月詔曰江淮漕運尚矣春秋時吳穿邗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漢吳王濞開邗溝通運海陵隋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雍熙中轉運使劉蟠以山陽灣迅急始開沙河以避險阻天禧中發運使賈宗始開揚州古河繚城南接運渠毀三堰以均水勢今運河歲淺澀當詢訪故道及今河形勢與陂塘潴水之地講究措置悠久之

利以濟不通可令發運使陳亨伯內侍譚植條具措置以聞六月臣僚言比緣淮南運河水澀逾半歲禁綱舟篙工附載私物今河水增漲其令如舊初淮南連歲旱漕運不通揚州尤甚詔中使按視欲濬運河與江淮平會兩浙有方臘之亂內侍童貫為宣撫使譚植為制置使貫欲海運陸輦植欲開一河自盱眙出宣化朝廷下發運使相度陳亨伯遣其屬向子諲視之子諲曰運河高江淮數丈自江至淮凡數百里人力難濬昔唐李吉甫廢牐置堰治陂塘泄有餘防不足漕運通流發運使曾孝蘊嚴三日一啓之制復作歸水澳惜水如金比年行直達之法走茶鹽之利且應奉權倖朝夕經由或啓

或閉不暇歸水又頃毀朝宗牐自洪澤至召伯數百里不為之節故山陽上下不通欲救其弊宜於真州太子港作一壩以復懷子河故道於瓜洲河口作一壩以復龍舟堰於海陵河口作一壩以復茱萸待賢堰使諸塘水不為瓜洲真泰三河所分於北神相近作一壩權閉滿浦牐復朝宗牐則上下無壅矣亨伯用其言是後滯舟皆通利云

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宣和五年三月詔呂城至鎮江運河淺澀狹隘監司坐視無所施設兩浙專委王復淮南專委向子諲同發運使李滄措置車水通濟舟運四月又命王仲閔同廉訪劉仲元漕臣孟庾專往來措置常潤運河又詔

東南六路諸牘啓開有時比聞網舟及命官妄稱專承指揮抑令非時啓版走泄河水妨滯網運誤中都歲計其禁止之五月詔以運河淺涸官吏互執所見州縣莫知所從其令發運使提舉等官同廉訪使者參訂經久利便列奏是月臣僚言鎮江府練湖與新豐塘地理相接八百餘頃灌溉四縣民田又湖水一寸益漕河一尺其來久矣今堤岸損缺不能貯水乞候農隙次第補葺詔本路漕臣并本州縣官詳度利害檢計工料以聞十二月庚口詔沿汴州縣創添攔河鎖柵歲額公私不以爲便其遵口口舊制

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宣和六年九月盧宗原復言池州大江乃上流

網運所經其東岸皆暗石多至二十餘處西岸則沙洲廣二百餘里諺云折船灣言舟至此必毀折也今東岸有車軸河口沙地四百餘里若開通入社湖使舟經平水徑池口可避二百里風濤折船之險請措置開修從之

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宣和七年九月丙子又詔宗原措置開濬江東古河自蕪湖由宣溪溧水至鎮江渡揚子趨淮汴免六百里江行之險並從之

宋史河渠志

周因累遷京西轉運副使宣和中春旱朝廷欲決滌口伊洛二水以益汴因奏洛民恃二水爲生決之不能益汴請於河陰決黃流入汴民亦不失二水之利

陳求道靖康間判都水監陳留河決四十餘日漕輸不通京城大恐開封尹宗澤命求道治之七日河盡復故道建炎四年命爲襄鄧隨郢鎮撫

宋史陳求道傳

靖康後汴河上流爲盜所決者數處決口有至百步者塞久不合乾涸月餘綱運不通南京及京師皆乏糧責都水使者措置凡二十餘日而水復舊綱運沓來兩京糧始足又擇使臣八員爲沿汴巡檢每兩員各將兵五百人自洛口至西水門分地防察決溢云

宋史河渠志

宋高宗建炎元年詔諸路綱米以三分之一輸送行在餘輸京師二年詔二廣湖南北江東西綱運輸送平江

府京畿淮南京東西河北陝西及三綱輸送行在又詔二廣湖南北綱運如過兩浙許輸送平江府福建綱運過江東西亦許輸送江寧府三年又詔諸路綱運見錢并糧輸送建康府戶部其金銀絹帛並輸送行在紹興初因地之宜以兩浙之粟供行在以江東之粟餉淮東以江西之粟餉淮西荆湖之粟餉鄂岳荆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將輸而歸其餘於行在錢帛亦然

宋史食貨志

宋建炎間吳中甫江淮發運使自洪澤鑿渠六十里

以避長淮漕運之險

江南通志

紹興初高宗次越以上虞縣梁河堰東運河淺澀今廢六千五百餘工委本縣令佐監督濬治既而都省言餘

姚縣境內運河淺澀壩牐隳壞阻滯綱運遂命漕臣發一萬七千餘卒自都泗堰至曹娥塔橋開撩河身夾塘詔漕司給錢米蕭山縣西興鎮通江兩牐近為江沙壅塞舟楫不通

宋史河渠志

紹興初漕粟嘉陵濟軍興率七十五斛而至一斛胡承公為帥議轉般法費減十七故蜀人謂承公為湖州鏡此法我朝用之極便鏡之所及遠矣

朱國禎湧潼小品

宋高宗紹興三年十月宰臣奏開修臨安府運河淺澀帝曰可發旁郡廂軍壯城捍江之兵至於廩給之費則不當吝宰臣朱勝非等曰開河非今急務而餽餉艱難為害甚大時方盛寒役者良苦臨流居人侵塞河道者悉當

遷避至於畚鍤所經沙泥所積當預空其處則居人及富家以僦屋取貲者皆非便恐議者以為言帝曰禹卑宮室而盡力於溝洫浮言何恤焉

宋史河渠志

宋高宗紹興四年詔燒毀揚州灣頭港口牐泰州姜堰通州白莆堰其餘諸堰並令守臣開決焚毀務要不通敵船又詔宣撫司毀拆真陽堰牐及真州陳公塘無令走入運河以資敵用

宋史河渠志

宋高宗紹興五年正月詔淮南宣撫司募民開濬瓜州至淮口運河淺澀之處

宋史河渠志

宋高宗紹興七年兩浙轉運使向子諲言鎮江府呂城夾岡形勢高仰因春夏不雨官漕艱勤尋遣官屬李澗

行水金鑑卷九十八
七
詢寃練湖本末始知此湖在唐永泰間已廢而復興今堤岸弛禁致有侵佃冒決故湖水不能瀦蓄舟楫不通公私告病若夏秋霖潦則丹陽金壇延陵一帶良田亦被淹沒臣已令丹陽知縣朱穆等增置二斗門一石礮及修補隄防盡復舊蹟庶為永久之利

宋史河渠志

宋高宗紹興八年命

臨安

守臣張澄發廂軍壯城兵千人

開濟運河堙塞以通往來舟楫

宋史河渠志

宋高宗紹興十六年五月壬申浚運河

宋史高宗本紀

宋孝宗隆興二年

臨安

守臣吳芾言城裏運河先已措置

北梅家橋仁和倉斜橋三所作壩取西湖六處水口通流灌入府河積水至望仙橋以南至都亭驛一帶河道

地勢自昔高峻今欲先於望仙橋城外保安牖兩頭作壩却於竹車門河南開掘水道車庠運水引入保安門通流入城遂自望仙橋以南開至都亭驛橋可以通徹積水以備緩急計用工四萬從之

宋史河渠志

宋孝宗乾道三年六月知荆南府王炎言臨安居民繁夥河港堙塞雖屢開導緣裁減工費不能迄功臣嘗措置開河錢十萬緡乞候農暇待詔有司用此專充開河支費庶幾河渠復通公私為利上俞其請 守臣言募人自西興至大江疏沙河二十里并濬牖裏運河十三里通便綱運民旅皆利復恐湖水不定復有填淤且通江六堰綱運至多宜差注指揮一人專以開撩西興沙

河繫銜及發捍江兵士五十名專充開撩沙浦不得雜役仍從本府起立營屋居之

宋史河渠志

宋孝宗乾道四年

臨安

守臣周宗出公帑錢招集遊民開

濬城內外河疏通淤塞人以治辦稱之

宋史河渠志

宋孝宗乾道六年淮東提舉徐子寅言淮東鹽課全仰河流通快近運河淺澀自揚州灣頭港口至鎮西山光寺前橋塚頭計四百八十五丈乞發五千餘卒開濬從之

宋史河渠志

宋孝宗乾道七年二月詔令淮南漕臣自洪澤至龜山淺澀之處如法開撩是年以臣僚言丹陽練湖幅員四十里納長山諸水漕渠資之故古語云湖水寸渠水

尺在唐之禁甚嚴盜決者罪比殺人本朝寢緩其禁以惠民然修築嚴甚春夏多雨之際瀦蓄盈滿雖秋無雨漕渠或淺但泄湖水一寸則為河一尺矣兵變以後多廢不治堤岸圯闕不能貯水疆家因而專利耕以為田遂致淤澱歲月既久其害滋廣望責長吏濬治堙塞立為盜決侵耕之法著於令庶幾練湖漸復其舊民田獲灌溉之利漕渠無淺涸之患詔兩浙漕臣沈度專一措置修築

宋史河渠志

宋史河渠志

宋孝宗淳熙二年兩浙漕臣趙磻老言臨安府長安牘至許邨巡檢司一帶漕河淺澀請出錢米發兩岸人戶出力開濬又言欲於通江橋置板牘遇城中河水淺涸

啓板納潮繼即下板固護水勢不得通舟若河水不乏
即收牘板聽舟楫往還爲便

宋史河渠志

宋孝宗淳熙五年以漕臣陳峴言於十月募工開濬無
錫縣以西橫林小井及犇牛呂城一帶地高水淺之處
以通漕舟浙西運河自臨安府北郭務至鎮江江口牘
六百四十一里淳熙七年帝因輔臣奏金使往來事曰
運河有淺狹處可令守臣以漸開濬庶不擾民

宋史河渠志

宋孝宗淳熙九年知常州章沖奏常州東北曰深港利
港黃田港夏港五斗港其西曰竈子港孟瀆泰伯瀆烈
塘江陰之東曰趙港白沙港石頭港陳港蔡港私港令
節港皆古人開導以爲溉田無窮之利者也今所在堙

塞不能灌溉臣嘗講求其說抑欲不勞民不費財而漕
渠旱不乾水不溢用力省而見功速可以爲悠久之利
者在州之西南曰白鶴溪自金壇縣洮湖而下今淺狹
特七十餘里若用工濬治則漕渠一帶無乾涸之患其
南曰西蠡湖自宜興太湖而下止開浚二十餘里若更
令深遠則太湖水來漕渠一百七十餘里可免浚治之
擾至若望亭堰牘置於隋之至德而徹於本朝之嘉祐
至元祐七年復置未幾又毀之臣謂設此堰牘有三利
焉陽羨諸瀆之水奔趨而下有以節之則當潦歲平江
三邑必無下流淫溢之患一也自常州至望亭一百三
十五里運河亦有所節則沿河之田旱歲資以灌溉二

也每歲冬春之交重綱及使命往來多苦淺涸今啓閉
以時足通舟楫復免車畎灌注之勞三也詔令相度開

浚

宋史河渠志

耿秉淳熙十年知鎮江軍上疏曰如遇亢旱聽民車
河水孝宗問大臣曰水豈可不令百姓灌田對曰恐
人使往來水淺故不許孝宗曰稼穡事大可從秉請

江南通志 人使往來者謂貢使往來之運道也開之明季如遇旱年
運河水淺不令民放涓滴之水以灌田也南宋君臣何其愛民之深哉

宋孝宗淳熙十一年冬臣僚言浙西運河之浚自北關至

秀州杉青各有牐堰自可瀦水惟沿河上塘有小堰數
處積久低陷無以防遏水勢當以時加修治兼沿河下
岸涇港極多其水入長水塘海鹽塘華亭塘由六里堰

下私港散漫悉入江湖以私港深運河淺也若修固運
河下岸一帶涇港自無走泄又自秀州杉青至平江府
盤門在太湖之際與湖水相連而平江閘門至常州有
楓橋澚野烏角溪新安溪將軍堰亦各通太湖如遇西
風湖水由港而入皆不必浚惟無錫五瀉牐損壞累年
常是開堰徹底放舟更江陰軍河港勢低水易走泄若
從舊修築不獨瀦水可以通舟而無錫晉陵間所有楊
湖亦當積水而四傍田畝皆無旱暵之患獨自常州至
丹陽縣地勢高仰雖有奔牛呂城二牐別無湖港瀦水
自丹陽至鎮江地形尤高雖有練湖綠湖水日淺不能
濟遠雨晴未幾便覺乾涸運河淺狹莫此為甚所當先

濬上以為然

宋史河渠志

宋孝宗淳熙十四年揚州守臣熊飛言揚州運河惟藉瓜州真州兩牐積今河水走泄緣瓜州上中二牐久不修治獨潮牐一座轉運提鹽及本州共行修整然迫近江潮水勢衝激易致損壞真州二牐亦復損漏令有司葺理上下二牐以防走泄從之

宋史可果志

張孝祥知荆南湖北路安撫使築守金隄自是荊州無水患置萬盈倉以儲諸漕之運

宋史張孝祥傳

蔡洸知鎮江府時久旱郡民築陂瀦水灌溉漕司檄郡決之父老泣訴洸曰吾不忍獲罪百姓也卻之已而大雨漕運通歲亦大熟民歌之曰我瀦我水以灌以溉俾

我不奪蔡公是賴

宋史蔡洸傳

陳敏為都統制兼知高郵軍自寶應至高郵按其舊作石礎十二所自是運河通泄無衝突患敏言長淮二千餘里河道通北方者五清汴渦潁蔡是也通南方以入江者唯楚州運河耳北人舟艦自五河而下將謀渡江非得楚州運河無緣自達昔周世宗自楚州北神堰鑿老鸛河通戰艦以入大江南唐遂失兩淮之地由此言之楚州實為兩朝司命願朝廷留意

宋史陳敏傳

李浩知靜江府兼廣西安撫上諭大臣曰李浩營田議甚可行大臣莫有應者浩至郡舊有靈渠通漕運及灌溉歲久不治命疏而通之民賴其利

宋史李浩傳

貝欽世知江陰縣縣有運河堙塞欽世浚治之大家
爭捐金相助不踰月而成

江南通志

宋光宗紹熙五年淮東提舉陳損之言高郵楚州之間
陂湖渺漫茭葑彌滿宜剏立隄堰以爲蓄泄庶幾水不
至於泛溢旱不至於乾涸乞興築自揚州江都縣至楚
州淮陰縣三百六十里又自高郵興化至鹽城縣二百
四十里其隄岸傍開一新河以通舟船仍存舊隄以捍
風浪栽柳十餘萬株數年後隄岸亦牢其木亦可備修
補之用兼揚州墟鎮舊有隄插乃泰州泄水之處其插
壞久亦於此剏立斗門西引盱眙天長以來衆湖之水
起自揚州江都經由高郵及楚州寶應山陽北至淮陰

西達於淮又自高郵入興化東至鹽城而極於海又泰
州海陵南至揚州泰興而徹於江共爲石礎十三斗門
七乞以紹熙堰爲名饒諸堅石淮田多沮洳因損之築
隄捍之得良田數百萬頃奏聞除直秘閣淮東轉運判

官

宋史河渠志

宋寧宗慶元五年兩浙轉運浙西提舉言以鎮江府守
臣重修呂城兩插畢再造一新插以固隄防庶爲便利
從之

宋史河渠志

宋寧宗嘉泰元年守臣李珣言州境北邊揚子大江南
並太湖東連震澤西據鬲湖而漕渠界乎其間漕渠兩
傍曰白鶴溪西蠡河南戚氏北戚氏直湖州港通於二

湖曰利浦孟瀆烈塘橫河五瀉諸港通於大江而中間又各自爲支溝斷以曲繞參錯不以數計水利之源多於他郡而常苦易旱之患何哉臣嘗詢訪其故漕渠東起望亭西上呂城一百八十餘里形勢西高東下加以歲久淺淤自河岸至底其深不滿四五尺常年春雨連綿江湖泛漲之時河流忽盈驟減連歲雨澤愆闕江湖退縮渠形尤亢間雖得雨水無所受旋即走泄南入於湖北歸大江東徑注於吳江晴未旬日又復乾涸此其易旱一也至若兩旁諸港如白鶴溪西蠡河直湖烈塘五泄堰日爲沙土淤漲遇潮高水泛之時尚可通行舟楫若值小汐久晴則俱不能通應自餘支溝別港皆已

堙塞故雖有江湖之侵不見其利此其易旱二也况漕渠一帶網運於是經由使客於此往返每遇水澀網運便阻一入冬月津送使客作壩車水科役百姓不堪其擾豈特漑田缺事而已望委轉運提舉常平官同本州相視漕渠并徹江湖之處如法浚治盡還昔人遺跡及於望亭修建上下二牖固護水源從之

宋史河渠志

宋寧宗嘉泰二年六月壬午浚浙西運河

宋史寧宗本紀

宋寧宗嘉定間臣僚言國家駐蹕錢塘網運糧餉仰給諸道所繫不輕水運之程自大江而下至鎮江則入牖經行運河如履平地川廣巨艦直抵都城蓋甚便也此年以來鎮江牖口河道淤塞不復通舟乞令漕臣同淮

東總領及本府守臣公共措置開撩

宋史河渠志

汪綱知高郵軍興化民田濱海昔范仲淹築堰以障烏
鹵守毛澤民置石礎函管以疏運河水勢歲久皆壞綱
乃增修之部使者聞於朝增一秩知紹興府蕭山有古
運河西通錢塘東達台明沙漲三十餘里舟行則膠乃
開浚八千餘丈復創插江口使泥淤不得入河水不得
洩於涂則盡甃以達城闈十里創一廬名曰施水主以
道流於是舟車水陸不問晝夜暑寒意行利涉歡訢忘
勤

宋史汪綱傳

陳居仁守鎮江治古海鮮界港為石礎丹徒境上蓄洩
以時以通漕運加寶文閣待制知福州

宋史陳居仁傳

李庭芝主管兩淮制置司事至揚鑿河四十里入金沙
餘慶場以省車運兼浚他運河放亭戶負鹽二百餘萬
亭民無車運之勞

宋史李庭芝傳

卷第九十八

他若霸州之巨馬河雄州之沙河山東之北清河皆其灌輸之路也然自通州而上地峻而水不流其勢易淺舟膠不行故常從事陸輓人頗艱之世宗之世言者請開盧溝金口以通漕運役衆數年竟無成功事見漕渠其後亦以牘河或通或塞而但以車輓矣其制春運以冰消行暑雨畢秋運以八月行冰凝畢其綱將發也乃合衆以所載之粟苴而封之先以付所卸之地視與所封樣同則受凡綱船以前期三日修治日裝一綱裝畢以三日啓行計道里分泝流沿流爲限至所受之倉以三日卸又三日給收付凡輓漕脚直水運鹽每石百里四十八文米五十文一分二釐七毫粟四十文一分

三毫錢則每貫一文七分二釐八毫凡使司院務納課備直春冬九十文三分夏秋百一十四文諸民戶射賃官船漕運者其脚直以十分爲率初年尅二分二年尅一分八釐三年尅一分七釐四年尅一分五釐五年以上尅一分

金史河渠志

金世宗大定四年十月上出近郊見運河湮塞召問其故主者云戶部不爲經畫所致上召戶部侍郎曹望之責曰有河不加濬使百姓陸運勞甚罪在汝等朕不欲即加罪宜悉力使漕渠通也

金史河渠志

金世宗大定五年正月尚書省奏可調夫數萬上曰方春不可勞民令官籍監戶東宮親王入從及五百里內

軍夫浚治

金史河渠志

金世宗大定八年六月滹沱犯真定命發河北西路及河間太原冀州民夫二萬八千繕完其隄岸

金史河渠志

金世宗大定十年議決盧溝以通京師漕運上忻然曰如此則諸路之物可徑達京師利孰大焉命計之當役千里內民夫上命免被災之地以百官從人助役已而敕宰相曰山東歲饑工役興則妨農作能無怨乎開河本欲利民而反取怨不可其姑罷之十一年十二月省臣奏復開之自金口疏導至京城北入壕而東至通州之北入潞水計工可八十日十二年三月上令人覆按還奏止可五十日上召宰相責曰所餘三十日徒妨農

費工卿等何為慮不及此及渠成以地勢高峻水性渾濁峻則奔流漩洄齧岸善崩濁則泥淖淤塞積滓成淺不能勝舟其後上謂宰臣曰分盧溝為漕渠竟未見功若果能行南路諸貨皆至京師而價賤矣平章政事駙馬元忠曰請求識河道者按視其地竟不能行而罷

河渠志

金史

金世宗大定十七年七月大雨滹沱盧溝水溢

金史世宗本紀

是

年滹泥決白馬岡有司以聞詔遣使固塞發真定五百

里內民夫以十八年二月一日興役命同知真定尹鵬

沙虎同知河北西路轉運使徐偉監護

金史河渠志

劉仲洙宛平人大定三年進士調深澤令縣近滹沱河

時秋成水忽暴漲仲洙極力護塞竟無害以賢能進官一階升河北西路轉運

金史劉仲洙傳

金世宗大定二十年春正月詔有司修護漳河牖所須工物一切並從官給毋令擾民

金史河渠志

金世宗大定二十一年以八月京城儲積不廣詔沿河恩獻等六州粟百萬餘石運至通州輦入京師

金史河渠志

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五月盧溝決於上陽村先是決顯通寨詔發中都三百里內民夫塞之至是復決朝廷恐枉費工物遂令且勿治

金史河渠志

金世宗大定二十六年五月戊子盧溝決於上楊村湍流成河遂因之

金史世宗本紀

張大節五臺人為太府丞工部員外郎盧溝水啣安次承詔護視隄成擢修內司使

金史張大節傳

金世宗大定二十七年三月宰臣以孟家山金口牖下視都城高一百四十餘尺止以射糧軍守之恐不足恃儻遇暴漲人或為姦其害非細若固塞之則所灌稻田俱為陸地種植禾麥亦非曠土不然則更立重牖仍於岸上置埽官廨署及埽兵之室庶幾可以無虞也上是其言遣使塞之夏四月丙子詔封盧溝水神為安平侯

金史河渠志

徒單克寧為左丞相初盧溝河決久不能塞加封河神為安平侯久之水復故道上曰鬼神雖不可窺測即獲

感應如此克寧奏曰神之所佑者正也人事乖則弗享矣報應之來皆由人事上曰卿言是也

金史徒單克寧傳

劉璣益都人除同知漕運司事嘗奏言漕戶顧直太高虛費官物宜約量裁損若減三之一歲可省官錢一十五萬餘貫世宗是其言授戶部員外郎條上便宜數事世宗謂宰臣曰璣言河隄種柳可省每歲隄防之費甚可取前後戶部官往往偷延歲月如璣者不可多得卿等議其可者行之璣向言漕運省費事盡心公家不厚賞無以勸來者乃賜錢三千貫擢濰州刺史

金史劉璣傳

金章宗明昌二年六月漳河及盧溝河隄決詔命速塞之

金史河渠志

金章宗明昌三年三月盧溝橋成敕命名曰廣利先是大定二十八年詔令建石橋未行而世宗崩章宗更命建石橋至是成有司謂車駕之所經行使客商旅之要路請官建東西廊令人居之上曰何必然民間自應為爾左丞守貞言但恐為豪右所占况罔利之人多止東岸若官築則東西兩岸俱稱亦便於觀望也遂從之六月盧溝隄決詔速過塞之無令泛溢為害右拾遺路鐸上疏言當從水勢分流以行不必補修

廟諱

同口以下丁

村以上舊隄上命宰臣議之遂命工部尚書胥持國及路鐸同檢視其隄道 四月尚書省奏遼東北京路米粟素饒宜航海以達山東昨以按視東京近海之地自

大務清口并咸平銅善館皆可置倉貯粟以通漕運若
山東河北荒歉即可運以相濟制可

金史河渠志

金章宗明昌四年春正月癸未有司言修漳河隄埽計
三十八萬餘工詔依盧溝河例招被水闕食人充夫官
支錢米不足則調礙水人戶依上支給

金史河渠志

金章宗承安五年邊河倉州縣可令折納菽二十萬石
漕以入京驗品級養馬於俸內帶支仍漕麥十萬石各
支本色乃命都水監丞田櫟相視運糧河道

金史河渠志

金章宗泰和元年尚書省以景州漕運司所管六河倉
歲稅不下六萬餘石其科州縣近者不下二百里官吏
取賄延阻人不勝苦雖近官監之亦然遂命監察御史

一員往來糾察之

金史河渠志

烏古論慶壽泰和四年遷近侍局提點時議開通州漕
河詔慶壽按視漕河成賜銀一百五十兩重幣十端

金史

烏古論慶壽傳

金章宗泰和五年正月丁丑調山東河北軍夫改治漕

渠

金史章宗本紀

是年上至霸州以故漕河淺澀敕尚書省發山

東河北河東中都北京軍夫六千改鑿之犯屯田戶地
者官對給之民田則多酬其價

金史河渠志

金章宗泰和六年尚書省以凡漕河所經之地州縣官
以為無與于已致多淺滯使綱戶以盤淺剥載為名姦
弊百出於是遂定制凡漕河所經之地州官府衙內皆

帶提控漕河事縣官則帶管勾漕河事俾催檢綱運營
護隄岸為府三大興大名彰德州十二恩景滄清獻深
衛濬滑磁洺通縣三十三大名元城館陶夏津武城歷
亭臨清吳橋將陵東光南皮清池靖海興濟會川交河
樂壽武強安陽湯陰臨漳成安滏陽內黃黎陽衛蘇門
獲嘉新鄉汲路武清香河鄆陰

金史河渠志

金章宗泰和八年六月通州刺史張行信言船自通州
入牖凡十餘日方至京師而官支五日轉脚之費遂增
給之

金史河渠志

韓玉泰和中建言開通州潞水漕渠船運至都陞兩階
同知陝西東路轉運使事

金史韓玉傳

張翰秀容人宣宗遷汴翰以戶部侍郎規措扈從事宜
至真定上書言五事一謂當按蔡汴舊渠以通漕運上
施行之

金史張翰傳

金宣宗貞祐二年六月潮白河溢漂古北口鐵裹關門
至老王谷

金史宣宗本紀

金宣宗貞祐三年既遷于汴以陳潁二州瀕水欲借民
船以漕不便遂依觀州漕運司設提舉官募船戶而籍
之命戶部勾當官往來巡督

金史河渠志

侯摯東阿人貞祐四年進拜尚書右丞嘗上言宜開沁
水以便饋運至是詔有司開之
是年從右丞侯摯
言開沁水以便餽運上又念京師轉輸之勞命出尚廩

金史侯摯傳

牛及官車以助其力 是年諭皇太子曰中京運糧護
送官當擇其人萬有一失樞密官亦有罪矣其船當用
毛花輦所造兩首尾者仍張幟如渡軍之狀勿令敵知
為糧也陝西行省把胡魯言陝西歲運糧以助關東民
力浸困若以舟自渭入河順流而下可以紓民力遂命
嚴其偵候如有警則皆維於南岸時朝廷以邳徐宿泗
軍儲京東縣輓運者歲十餘萬石民甚苦之金史河渠志把胡
魯興定四年權尚書右丞左副元帥行尚書省元帥府
於京兆時陝西歲運糧以助關東民力寢困胡魯上言
若以舟楫自渭入河順流而下庶可少紓民力從之時
以為便金史把胡魯傳

金宣宗元光元年於歸德府置通濟倉設都監一員以
受東郡之粟定國節度使李復享言河南駐驛兵不可
闕糧不厭多比年少有匱乏即仰給陝西陝西地腴歲
豐十萬石之助不難但以軍運之費先去其半民何以
堪宜造大船二十由大慶關度入河東抵湖城往還不
過數日篙工不過百人使舟皆容三百五十斛則是百
人以數日運七千斛矣自夏抵秋可漕三千餘萬斛且
無稽滯之患上從之時又於靈璧縣潼郡鎮設倉都監
及監支納以方開長直溝將由萬安湖舟運入汴至泗
以貯粟也金史河渠志

金哀宗天興元年五月丁亥鑿洧川漕渠尋罷之金史哀

元都於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衆無不仰給於江南自丞相伯顏獻海運之言而江南之糧分爲春夏二運蓋至於京師者一歲多至三百萬餘石民無輸輓之勞國有儲蓄之富豈非一代之良法歟初伯顏平江南時嘗命張瑄朱清等以宋庫藏圖籍自崇明州從海道載入京師而運糧則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旱站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達於京後又開濟州泗河自淮至新開河由大清河至利津河入海因海口沙壅又從東阿旱站運至臨清入御河又開膠萊河道通海勞費不貲卒無成功至元十九

年伯顏追憶海道載宋圖籍之事以爲海運可行於是請於朝命上海總管羅璧朱清張瑄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從海道至京師然初行海洋沿山求嶼風信失時明年始至直沽時朝廷未知其利是年十二月立京畿江淮都漕運司二仍各置分司以督綱運每歲令江淮漕運司運糧至中灤京畿漕運司自中灤運至大都二十年又用王積翁議令阿入赤等廣開新河然新河候潮以入船多損壞民亦苦之而忙兀解言海運之舟悉皆至焉於是罷新開河頗事海運立萬戶府二以朱清爲中萬戶張瑄爲中戶忙兀解爲萬戶府達魯花赤未幾又分新河軍士水手及船於揚

州平灤二處運糧命三省造船二千艘於濟州河運糧
猶未專於海運也二十四年始立泉府司專掌海運增
置萬戶府二總爲四府是年遂罷東平河運糧二十五
年內外分置漕運司二其在外者於河西務置司領接
運海道糧事二十八年又用朱清張瑄之請并四府爲
都漕運萬戶府二止令清瑄二人掌之其屬有千戶百
戶等官分爲各翼以督歲運至大四年遣官至江浙議
海運事時江東寧國池饒建康等處運糧率令海船從
揚子江逆流而上江水湍急又多石磯走沙漲淺糧船
俱壞歲歲有之又湖廣江西之糧運至真州泊入海船
船大底小亦非江中所宜於是嘉興松江秋糧并江

淮江浙財賦府歲辦糧充運海漕之利蓋至是博矣
初海運之道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揚州路通州海門
縣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而行抵淮安路鹽
城縣歷西海州海寧府東海縣密州膠州界放靈山洋
投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
至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
朱清等言其路險惡復開生道自劉家港開洋至撐脚
沙轉沙嘴至三沙洋子江過匾擔沙大洪又過萬里長
灘放大洋至青水洋又經黑水洋至成山過劉島至芝
罟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爲徑直明
年千戶殷明略又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

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
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
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視前二道為最便云然
風濤不測糧船漂溺者無歲無之間亦有船壞而棄其
米者至元二十三年始責償於運官人船俱溺者乃免
然視河漕之費則其所得益多矣

元史食貨志

羅璧鎮江人陞明威將軍總管鎮金山至元四年徙鎮
上海督造海舟六十艘兩月而畢十二年始運江南糧
而河運弗便十九年用丞相伯顏言初通海道漕運抵
直沽以達京城立運糧萬戶三而以璧與朱清張瑄為
之乃首部漕舟由海洋抵楊村不數十日入京師賜金

虎符進懷遠大將軍管軍萬戶兼管海道運糧二十四
年乃顏叛璧復以漕舟至遼陽浮海抵錦州小凌河至
廣寧十寨諸軍賴以濟加昭勇大將軍督漕至直沽倉
潞河決水溢幾及倉壁樹柵率所部畚土築隄捍之陞
昭毅大將軍同知淮西道宣慰司事歷都水監改正奉
大夫通州復多水患鑿二渠以分水勢又浚阜通河而
廣之歲增漕六十餘萬石奉命括兩淮屯田得疾歸鎮

江卒

元史羅璧傳

朱張海餉自三山大洋徑至燕京且言自古所未嘗
行此道昉自今始然杜少陵出塞詩云漁陽豪俠地
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

照耀輿臺軀又昔遊詩云幽燕夙用武供給亦勞哉
吳門持粟帛汎海凌蓬萊然則自昔燕地皆海運非
始於今矣

周密浩然齋視聽抄

朱清張瑄者海上亡命也久爲盜魁出沒險阻若風
與鬼劫略商販人甚苦之至元二十一年伯顏建議
海運乃招二人授以金符千戶押運糧三萬五千石
仍立海道萬戶府三以清瑄與羅璧爲萬戶轄千戶
百戶所領虎符金牌素銀牌船大者不過千石小者
三百石自劉家港出揚子江盤轉黃連沙背月餘始
至淮口過膠州牢山一路至延真島望北行轉成山
西行到九臯島劉公島沙門島放萊州大洋收界河

兩月餘抵直沽實爲繁重至元二十六年增糧八十
萬石二月開洋四月直沽交卸五月還復運夏糧至
八月回一歲兩運是時船小人多恐懼至元二十七
年朱萬戶請長興李福四押運自揚子江開洋落潮
東北行離長灘至白水綠水經黑水大洋北望延真
島轉成山西行入沙門開萊州大洋進界河不過一
月或半月至直沽漕運利便是歲加朱爲浙江省叅
政張爲浙江鹽運司都運如是者二十餘年大德七
年招兩浙上戶自造船與脚價十一兩五錢分撥春
夏二運延祐以來各造海船大者八九千小者二千
餘石歲運三百六十萬石京師稱便迤南番貢亦通

蓋自上海至直沽內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不出月餘可以達省費不貲若長樂港出福州經崇明以北又自古未有之利也我朝洪武三十年猶倣其制歲運七十萬石以給遼東至永樂間通會

河成始不復講

胡松廣輿圖

元自世祖用伯顏之言歲漕東南粟由海道以給京師始自至元二十年至於天曆至順由四萬石以上增而為三百萬以上其所以為國計者大矣歷歲既久弊日以生水旱相仍公私俱困疲三省之民力以充歲運之恒數而押運監臨之官與夫司出納之吏恣為貪黷腳價不以時給收支不得其平船戶貧乏耗損益甚兼以

風濤不測盜賊出沒剽劫覆亡之患自仍改至元之後有不可勝言者矣由是歲運之數漸不如舊至正元年益以河南之粟通計江南三省所運止得二百八十萬石二年又令江浙行省及中正院財賦總管府撥賜諸人寺觀之糧盡數起運僅得二百六十萬石而已及汝穎倡亂湖廣江右相繼陷沒而方國珍張士誠竊據浙東西之地雖縻以好爵資為藩屏而貢賦不供剝民以自奉於是海運之舟不至京師者積年矣至十九年朝廷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戶部尚書齊履亨徵海運於江浙由海道至慶元抵杭州時達識帖睦爾為江浙行中書省丞相張士誠為太尉方國珍為平章政事詔

命士誠輸粟國珍具舟達識帖睦邇總督之既達朝廷之命而方張互相猜疑士誠慮方氏載其粟而不以輸於京也國珍恐張氏掣其舟而因乘虛以襲已也伯顏帖木兒白於丞相正辭以責之吳言以諭之乃釋二家之疑克濟其事先率海舟俟於嘉興之澉浦而平江之粟展轉以達杭之石墩又一舍而後抵澉浦乃載於舟海灘淺澀躬履艱苦粟之載於舟者爲石十有一萬二十年五月赴京是年秋又遣戶部尚書王宗禮等至江浙二十一年五月運糧赴京如上年之數九月又遣兵部尚書徹徹不花侍郎韓祺往徵海運一百萬石二十年五月運糧赴京視上年之數僅加二萬而已九月

遣戶部尚書脫脫歡察爾兵部尚書帖木至江浙二十三年五月仍運糧十有三萬石赴京九月又遣戶部侍郎博羅帖木兒監丞賽因不花往徵海運士誠託辭以拒命由是東南之粟給京師者遂止於是歲云

元史食貨志

京師之在燕自元始故漕運之自南而北亦自元始元初糧道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旱站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達京至元二十年李粵魯赤自任城開穿河渠分汶之西北流至須城入清濟故瀆通江淮漕經東阿至利津河入海由海道至直沽後因海口沙壅從東阿舍舟陸運抵臨清下漳御至京陸運道經在平地勢卑下夏秋霖潦艱阻萬狀

公私病之至元二十六年用壽張尹韓仲暉言自安山西開河由壽張西北過東昌至臨清達御河長二百五十餘里決汶流以趨之舟楫連檣而下建堰閘以節蓄洩完隄防以備盪激賜名會通然當時河道初開岸狹水淺不能負重每歲不過數十萬石故終元之世海運未罷

山東全河備考

元之海漕其利甚溥其法亦甚備船有仙鶴哨船每船三十隻為一網大都船九百餘隻漕米三百餘萬石船戶八千餘戶又分其網為三十每網設押綱官二人以常選正八品為之其行船者又顧募水手移置揚州先加教習領其事者則設專官秩三品而任

之又專責清瑄輩但加秩耳不易其人此所以享其利幾百年當全盛之時固無庸論至正之末天下分崩猶藉張士誠給數年豈非以措置得宜久而不變

哉通漕類編

元有天下內立都水監外設各處河渠司以興舉水利修理河隄為務決雙塔白浮諸水為通惠河以濟漕運而京師無轉餉之勞導渾河疏灤水而武清平灤無墊溺之虞浚冶河障滹沱而真定免決鬻之患開會通河於臨清以通南北之貨一代之事功不可泯也 通惠河其源出於白浮甕山諸泉水也世祖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監郭守敬奉詔興舉水利因建言疏鑿通州至都

河改引渾水溉田於舊牐河踪跡導清水上自昌平縣
白浮村引神山泉西折南轉過雙塔榆河一畝玉泉諸
水至西門入都城南滙為積水潭東南出文明門東至
通州高麗莊入白河總長一百六十四里一百四步塞
清水口一十二處共長二百一十步壩牐一十處共二
十座節水以通漕運誠為便益從之首事於至元二十
九年之春告成於三十年之秋賜名曰通惠河凡役軍
一萬九千一百二十九工匠五百四十二水手三百一
十九沒官囚隸百七十二計二百八十五萬工用楮幣
百五十二萬錠糧三萬八千七百石木石等物稱是役
興之日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為之倡置牐之處往

往於地中得舊時磚木時人為之感服船既通行公私
兩便先時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陸輓官糧歲若干萬民
不勝其悴至是皆罷之其壩牐之名曰廣源牐西城牐
二上牐在和義門外西北一里下牐在和義水門西三
步海子牐在都城内文明牐二上牐在麗正門外水門
東南下牐在文明門西南一里魏村牐二上牐在文明
門東南一里下牐西至上牐一里籍東牐二在都城東
南王家莊郊亭牐二在都城東南二十五里銀王莊通
州牐二上牐在通州西門外下牐在通州南門外楊尹
牐二在都城東南三十里朝宗牐二上牐在萬億庫南
百步下牐去上牐百步成宗元貞元年四月中書省臣

言新開運河。牘宜用軍一千五百以守護兼巡防往來。船內姦宄之人從之。七月工部言通惠河剗造牘壩所費不貲。雖已成功。全籍主守之人上下照略修治。今擬設提領三員管領人夫。專一巡護。降印給俸。其西城牘改名會川海子牘。改名澄清文明牘。仍用舊名魏村牘。改名惠和籍東牘。改名慶豐郊亭牘。改名平津通州牘。改名通流河門牘。改名廣利楊尹牘。改名溥濟武宗至大四年六月。省臣言通州至大都運糧河牘始務速成。故皆用木。歲久木朽。一旦俱敗。然後致力。將見不勝其勞。今為永固計。宜用磚石。以次修治。從之。後至泰定四年始修完焉。文宗天曆二年三月。中書省臣言世祖時

開挑通惠河安置牘座。全籍上源白浮一畝等泉之水。以通漕運。今各支及諸寺觀權勢私決隄堰。澆灌稻田。水碾園圃。致河淺妨漕。事乞禁之。奉旨白浮甕山直抵大都運糧河隄堰泉水。諸人毋挾勢偷決。大司農司都水監可嚴禁之。

元史河渠志

甚密導昌平白浮之水西流循西山之麓會馬眼諸泉潄爲七里東流入自城西水門滙積水潭又東並宮牆環大內之左合金水河南流東出自城東水門又潄水之陽南會白河又南會直沽入海凡二百里是爲通惠河置牐二十有四跨諸牐之上通京師內外經行之道置橋百五十有六牐以制蓄洩橋以惠往來乃即運糧提舉司車戶千四百五十有一隸監專治其事牐與橋初置于延祐中易木以石次第而械之命牐戶學爲石工木鐵煉堊皆習其技歲械牐工與費若干有司會其凡而籍之歲以爲常約歲若干諸牐皆石一切工役取具牐戶不擾而集國計之

不匱民用之不乏皆利賴焉近年有司擅以牐戶抑配各驛以給驛至元延祐以來祖宗之良法美意日就蠹壞今右丞相以聞有旨復還若干戶餘州縣之侵軼牐戶者悉禁絕之他戶有避徭役之類仍因而亡者咸復其舊故得水利不隳漕法不滯有關國計民用甚重也且通惠河之將入海也衡漳貫之溯漳西南涉瀛博之野南至于臨清堂邑之壩過壩而南爲會通河盡豫兗青徐四州境上之水入河絕淮至大江而止二河相通其爲水利博矣有如京城西之金口下視都邑水勢如建瓴一蟻穴之漏則橫潰莫制守隄吏與牐戶晝夜分番邏視不瞻則借兵士於

行水金鑑卷一百
二
樞密所係尤重故水政之修牖戶之復丞相有功于斯甚大可無紀述乎廟諱聞其言乃考古而徵今水在唐虞為澤虞在成周為川衡西漢太常大司農少府內史主爵都尉皆置都水長貳武帝置水衡都尉成帝置左右都水使者東漢改置河隄謁者晉改都水臺又置前後中左右五水衡以五使領之劉宋置水衡令蕭梁改為大舟卿宇文置都水中大夫隋置都水臺使者尋復置監少監又改令少令唐沿革不一或稱都水局或稱司津監或稱水衡監或置使者或置都尉趙宋為都水監置判監判及丞主簿等員大抵掌川澤津梁渠堰陂池之政兼總舟航桴筏之筭

就司其政以充用故漢太常諸卿各有水衡盡征其入給俸祿所稱水衡錢是也聖代捐國家之厚費以利天下而秋毫不征其資視古之都水有不可同年語者矣但歷代建都秦漢唐多都雍州隔關隘之險漕運極艱用水極少其後有都洛陽大梁亦不過濬洛入汴淪汝蔡入淮而已我元東至于海而暨于河南盡于江北至大漠水涓滴以上皆為我國家用東南之粟水漕數百萬石由海而至者道通惠河以達東南貢賦凡百上供之物歲億萬計絕江淮河而至道通惠河以達商貨懋遷與夫民生日用之所須不可悉數二河沂沿南北物貨或入或出徧天下者猶

不在是數又自崑崙西南水入海者遠出南詔之後
歷交趾閩婆真臘占城百粵之國東南過琉球日本
東至三韓遠人之名琛異寶神馬奇產航海而至或
踰年之程皆由漕河以至闕下斯又古今載籍之所
未有者也水政之重可不以重臣領之乎昔者舜舉
十六相共治海內禹治水土益治川澤今之水政禹
益蓋嘗司之然則重臣之典水政唐虞以來之遺事
也歟廟諱職在太史紀載為宜右丞相康里氏定柱其
名乃祖乃父三世宿德逮事列聖篤于忠貞數從王
師戰金入隣多積功伐不妄倖戮不希寵榮有陰德
餘慶施于後人丞相踵之歟歷臺閣三十餘年清慎

如一熟知國家典故及居台揆雅量鎮浮坐決大政
不徵辭色百度自貞有古大臣之風來求文以紀其
蹟者都水野素達爾段定僧少監完澤鐵睦爾太平
奴薛徹篤監丞鎖南滿慈普化沙喇贊卜馬兒吉顏
經歷山山知事祁思道爰系以詩曰國治水官象天
元冥都水有政治國大經於穆皇元龍興朔方秉令
天一並牧八荒乃據析津廼建神州囊括萬派衡從
其流東濬白浮遵彼西山即是天津流畢昂間西挹
紫宮南出皇畿又東注海萬派攸歸東溟天池若為
我瀦給我漕輓徑達宸居河濟淮江陳若指掌我鑿
二渠利盡穹壤雖云盡利我則不征損利利民治水

水平維今右相自董水政舉措不煩戶籍先正昔命
牖戶習鍛習礪鍵木膠墜各程其藝制水有牖通道
有梁息耗有則啟閉有常夫何牖戶俾役驛廐是求
善書俾掣之肘相君既告牖戶內復每歲鳩工羣匠
來族水政既舉國計以滋都人日用源委莫知彼水
在國血脈在身百體輸精五官嗇神相為股肱水利
實興榮衛不凝股肱宣能維相君量彭蠡大野汪洋
淵渟安靜整暇維相君力砥柱龍門捍彼衝潰國之
樊垣有方斯定有量斯寬燮調雍容歲溢旱乾重華
在位禹益作相庶工厝績百川是障世皇濬渠相曰
完澤身先水官相彼原隰洵美相君海內稱賢罔俾

哲輔專美于前六府三事治先乎水九叙惟歌作者

太史太史作詩載以龜趺

圭齋集

大通河發源于昌平之白浮村神山泉西南會一畝
馬眼玉泉繞出甕山後匯為七里泊東入都城西水
門貫積水潭又稍東由月橋入內府環繞宮殿南出
玉河橋水門東行會南北城河二流由大通橋東下

通州高麗庄入白河

周夢賜水部備考 蒼叢云通惠河即今之大通河也水自玉河出遶都城東南經大通橋流

至高麗庄入白河此其源流歸宿之大凡也玉河之水在玉泉山流出玉泉山在順天府西北三十里山上有金章宗避暑行宮芙蓉殿故址泉出石罅中如沸明宣宗命甃石為池構亭其上池前為石橋水過橋為溪曲折三百步許瀄為西湖秋高氣清泓澈渟滏水光接天晶然一白南有一洞洞旁石崖高百餘尋刻玉泉二字大足丈許其地總名西山舊記云太行山第八陁在燕強形鉅勢雲從星拱都城西望翠若列屏春雨霖歷夏樹菁蔥秋花爛熳冬雪瓊瑤四時風景百幅畫圖也至於諸峰羅列雖因地得名然曰西山而紺閣琳宮懸亭聳榭不可勝紀其尤奇者氣煦泉甘木不凋冬卉不枯霰居然冀北之江南云

甕山去阜成門二十餘里上赤墳童無草木山南若洞而圮者小禹臺也山臨西湖水田基布山後一畝泉今不知所在處處可陂可塘可隄可苑白浮山通志云在昌平州南十里上有二潭水經白浮村元郭守敬引水西折而南經甕山泊入積水潭以濟漕運蓋通惠河之源雖言自白浮諸泉水而其實皆自西山一帶千巖萬壑之水滙於西湖流入大內出東南水門注大通河流入高麗庄入於白河者也蓬窓日錄云北京青龍水為白河出密雲南流至通州城白虎水為玉河出玉泉山經大內出都城注通惠河與白河合朱雀水為盧溝河出大同桑乾入宛平界出盧溝橋元武水為濕餘高粱黃花鎮川榆河俱繞京師之北而東與白河合梓谿集云京師形勝以堪輿家論之玉河之水當直出會南海子從天地壇前轉東入潞河方為自然崇文門外開河宜塞之庶幾左臂不斷此乃帝王建都萬代之計也

白浮甕山即通惠河上源之所出也白浮泉水在昌平縣界西折而南經甕山泊自西水門入都城焉成宗大德七年六月甕山等處看牆提領言自閏五月二十九日始晝夜雨不止六月九日夜半山水暴漲漫流隄上衝決水口於是都水監委官督軍夫自九月二十一日

入役至是月中輟工實役軍夫九百九十三人十一年三月都水監言巡視白浮甕山河隄崩三十餘里宜編荆笆為水口以泄水勢計修笆口十一處四月興工十月工畢仁宗皇慶元年正月都水監言曰浮甕山隄多低薄崩陷處宜修治來春二月入役八月修完總修長三十七里二百十五步計七萬三千七百七十三工延祐元年四月都水監言自白浮甕山下至廣源牐隄堰多淤澱淺塞源泉微細不能通流擬疏滌由是會計工程差軍千人疏治泰定四年八月都水監言八月三日至六日霖雨不止山水泛溢衝壞甕山諸處笆口浸沒民田計料工物移文工部關支修治自八月二十六日

興工九月十二日工畢役軍夫二千名實役九萬工四十五日

元史河渠志

壩河亦名阜通七壩成宗大德六年三月京畿漕運司言歲漕米百萬全藉船壩夫力自冰開發運至河凍時止計二百四十日日運糧四千六百餘石所轄船夫一千三百餘人壩夫七百三十占役俱盡晝夜不息今歲水漲衝決壩隄六十餘處雖已修畢恐霖雨衝圯走泄運水以此點視河隄淺澀低薄去處請加修理自五月四日入役六月十二日畢深溝壩九處計一萬五千一百五十三工王村壩二處計七百十三工鄭村壩一處計一千一百二十五工西陽壩三處計一千二百六十

二工郭村壩三處計一千九百八十七工千斯壩下一處計一萬工總用工三萬二百四十

元史河渠志

雙塔河源出昌平縣孟村一畝泉經雙塔店而東至豐善村入榆河至元三年四月六日巡河官言雙塔河時將泛溢不早為備恐至潰決臨期卒難措手乃計會閉水口工物開申都水監勅開雙塔河未及堅久今已及冰漲之時倘或決壞走泄水勢悞運船不便省準制國用司給所需都水監差夫修治焉凡合閉水口五處用工二千一百五十五

元史河渠志

管葺云水經濕餘水出上谷居庸關

水流潛伏十許里重源潛發積而為潭謂之濕餘潭即今榆河之源也方輿記要云榆河一名濕餘河或名溫榆河蓋濕餘之譌也竹垞先生云按後漢書王霸為上谷太守陳委輸可從溫水漕以省陸轉輸之勞事皆施行章懷太子注引水經注本作溫餘水遼史順州有溫榆河金更懷柔縣為溫陽豈盡無據又

昌平多溫泉有流入雙塔河者溫餘之名竊疑因此水經注既無善本今人習見坊刻遂指溫字為濕字之譌正恐類昔人所云以不悖為悖也昌平州志云榆河源出州西南四十里月兒灣下流為沙河經順義會白河

盧溝河其源出于代地名曰小黃河以流濁故也自奉聖州界流入宛平縣境至都城四十里東麻谷分為二派太宗七年歲乙未八月敕近劉冲祿言率水工二百餘人已依期築閉盧溝河元破牙梳口若不修隄固護恐不時漲水衝壞或貪利之人盜決漑灌請令禁之劉冲祿可就主領毋致衝塌盜決犯者以違制論徒二年決杖七十如遇修築時所用丁夫器具應差處調發之其舊有水手人夫內五十人差官存留不妨已委管領常切巡視體究歲一交番所司有不應副者罪之元史河

渠志

渾河本盧溝水從大興縣流至東安州武清縣入灤州界至大二年十月渾河水決左都威衛營西大隄泛溢南流沒左右二翊及後衛屯田麥由是左都威衛言十月五日水決武清縣王甫村隄闊五十餘步深五尺許水西南漫平地流環圓營倉局水不沒者無幾恐來春冰消夏雨水作衝決成渠軍民被害或遷置營司或多差軍民修塞庶免墊溺三年二月十二日省準下左右翊及後衛大都路委官督工修治至五月二十日工畢皇慶元年二月十七日東安州言渾河水溢決黃塌隄一十七所都水監計工物移文工部二十七日樞密知

院塔失帖木兒奏左衛言渾河決隄口二處屯田浸不耕種已發軍五百修治臣等議治水有司職耳宜令中書戒所屬用心修治從之七月省委工部員外郎張彬言巡視渾河六月三十日霖雨水漲及丈餘決隄口二百餘步漂民廬沒禾稼乞委官修治發民丁刈雜草興築延祐元年六月十七日左衛言六月十四日渾河決武清縣劉家莊隄口差軍七百與東安州民夫協力同修之三年三月省議渾河決隄堰沒田禾軍民蒙害既已奏聞差官相視上自石徑山金口下至武清縣界舊隄長計三百四十八里中間因舊修築者大小四十七處漲水所害合修補者一十九處無隄剏修者八處宜

疏通者二處計工三十八萬一百役軍夫三萬五千九十六日可畢如通築則役大難成就令分作三年為之省院差官先發軍民夫匠萬人興工以修其要處是月二十日樞府奏撥軍三千委中衛僉事督修治之七年五月營田提舉司言去歲十二月二十一日屯戶巡視廣賦屯北渾河隄二百餘步將崩恐春首土解水漲浸沒為患乞修治都水監委濠寨會營田提舉司官武清縣官督夫修完廣武屯北陷薄隄一處計二千五百工永興屯北隄低薄一處計四千一百六十六工落堡村西衝圯一處計三千七百三十三工永興屯北崩圯一處計六千五百十八工北王村莊西河東岸至白墳兒

南至韓村西道口計六千九十三工劉邢莊西河東岸
北至寶僧百戶屯南至白墳兒計三萬七百十二工總
用工五萬三千七百二十二泰定四年四月省議三年
六月內霖雨山水暴漲泛沒大興縣諸鄉桑棗田園移
文樞府於七衛屯田及見有軍內差三千人修治

渠志

盧溝河出太原天池伏流至朔州馬邑從雷山陽湧
為金龍池迤邐東下曰桑乾河鴈門雲中諸水皆會
由大同古定橋抵宣府保安州過懷來行兩山間至
京城西四十里石徑山之東地平土疏衝激遷徙不
常至看丹口分為二一東流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

是為渾河一南流至霸州合易水又南至丁字沽入
運河

吳文恪公集

盧溝本桑乾河俗曰渾河在都城西南四十里有石
橋橫跨二百餘步橋上兩傍皆石欄雕刻石獅形狀
奇巧金明昌間所造兩崖多旅舍以其密邇京師驛
通四海行人使客往來絡繹疎星曉月曙景蒼然亦

一奇也

戴司成集 晉叢云盧溝河在順天府西南二十五里本桑乾水又
名漂水俗名渾河黃河別源也源出山西大同府桑乾山下經太行
山入宛平縣境在上流曰桑乾在下流為盧溝以其濁
故呼渾河以其黑故呼盧溝燕人以黑為盧水本一也

白河在朔州東四里北出通州潞縣南入于通州境又
東南至香河縣界又流入于武清縣境達於靜海縣界
至元三十年九月漕司言通州運糧河全仰白榆渾三

河之水合流名曰潞河舟楫之行有年矣今歲新開插
河分引渾榆二河上源之水故自李二寺至通州三十
餘里河道淺澀今春夏天旱有止深二尺處糧船不通
改用小料船搬載淹延歲月致虧糧數先是都水監相
視白河自東岸吳家莊前就大河西南斜開小河二里
許引榆河合流至深溝壩下以通漕舟今丈量自深溝
榆河上灣至吳家莊龍王廟前白河西南至壩河八百
步及巡視知榆河上源築閉其水盡趨通惠河止有白
佛靈溝一子母三小河水入榆河泉脈微不能勝舟擬
自吳家莊就龍王廟前閉白河於西南開小渠引水自
壩河上灣入榆河庶可漕運又深溝樂歲五倉積貯新

舊糧七十餘萬石站車輓運艱緩由是訪視通州城北
通惠河積水至深溝村西水渠去樂歲廣儲等倉甚近
擬自積水處由舊渠北開四百步至樂歲倉西北以小
料船運載甚便都省准焉通惠河自通州城北至樂歲
西北水陸共長五百步計役八萬六百五十工大德二
年五月中書省劄付都水監運糧河隄自楊村至河西
務三十五處用葦一萬九千一百四十束軍夫二千六
百四十九名度三十日畢於是本監分官率濠寨至楊
村歷視壞隄督巡河夫修理以霖雨水溢故工役倍元
料自寺洵口北至蔡村清口孫家務辛莊河西務隄就
用元料葦草修補卑薄剝築月隄頗有成功其楊村兩

行水金鑑卷一百
岸相對出水河口四處葦草不敷就令軍夫採刈至九月住役楊村河上接通惠諸河下通滹沱入江淮使官民舟楫直達都邑利國便民奈楊村隄岸隨修隨圯蓋為用力不固徒煩工役其未修者候來春水涸土乾調軍夫修治延祐六年十月省臣言漕運糧儲及南來諸物商賈舟楫皆由直沽達通惠河今岸崩泥淺不早疏浚有礙舟行必致物價翔湧都水監職專水利宜分官一員以時巡視遇有頽圯淺澀隨宜修築如功力不敷有司差夫助役怠事者究治從之至治元年正月十一日漕司言夏運海糧一百八十九萬餘石轉漕往返全藉河道通便今小直沽汊河口潮汐往來淤泥壅積七

十餘處漕運不能通行宜移文都水監疏濬工部議時農作方興兼民多艱食若不差軍助役民力有所不逮樞密院言軍人不敷省議若差民丁方今東作之時恐妨歲事其令大都募民夫三千日給傭鈔一兩糙粳米一升委正官提調驗日支給令都水監暨漕司官同督其事四月十一日入役五月十日工畢泰定元年二月福府臣奏臨清萬戶府言至治元年霖雨決壞運糧河岸宜差軍修築臣等議誠利益事令本府差軍三百執役從之三年三月都水監言河西務菜市灣水勢衝嚙與倉相近將來為患宜於劉二總管營相對河東岸截河築隄改水道與舊河合可杜後患四年正月省臣奏

准樞府差軍五千大都路募夫五千人日支糴米五升
中統鈔一兩本監工部委官與前衛董指揮同監役是
年三月十八日興工六月十一日工畢致和元年六月
六日臨清御河萬戶府言泰定四年八月二日河溢壞
營北門隄約五十步漂舊椿木百餘崩圯猶未已工部
議河岸崩摧理宜修治既都水監會計工物各處支給
其役夫三千人若擬差民方春恐妨農務宜移文樞密
院撥軍省准修舊隄岸展開新河口東岸計工五萬九
千九百三十七用軍三千木匠十人天曆二年三月漕
司言元開劉二總管營相對河北舊河運糧迂遠乞委
官相視復開舊河便四月九日奏准差軍七千委兵部

員外郎鄧衡都水監丞阿里漕使太不花等督工修浚
後以冬寒候凍解興役三年工部移文大都於近甸募
民夫三千日支糴粳米三升中統鈔一兩兵部改委辛
侍郎暨元委官修闢至順元年六月都水監言二十三
日夜白河水驟漲丈餘觀音寺新修護倉堤已督有司
差夫救護今水落尺餘宜候伏槽興作

元史河渠志

白河經密雲諸山全受渾榆諸河之水夏秋暴漲隄
防不能禦源遠流迅水勢漫散河皆溜沙深淺通塞
不常運行甚艱惟用兜杓數千具治河官夫遇淺即
濬庶盤剝可省矣近有議於白河建閘者河廣水盛
漲必他決底皆淤沙閘必易損且河徙無定閘難改

移蓋未達水土之宜也

問水集

謹按白河源出密雲縣霧靈山南經通州潮縣香河武清會榆渾諸河凡三百六十里至直沽會衛河同入於海榆河源出昌平州南月兒灣下流為沙河會清河經順義縣入白河潮河源出密雲縣至順義縣牛欄山入白河富河源出甕山口會霸河至通州東北入白河桑乾河源出山西大通府桑乾山流至宛平縣盧溝橋南看丹口分為二其一名渾河一名盧溝河渾河東流至通州張家灣下馬頭入白河三里河出都城西過都城東南十里河至煙墩巷入渾河白榆渾三河之水合流名曰潞河盧溝河東南流經

固安縣又經霸州苑家口至武清縣丁字沽凡四百里入白河以上諸水併入白河而通惠泉源混混又來自上流白河渠狹而流長勢險而禍烈舉目即瞭

然矣

張北元白河源流考 蒼葢云畿輔通志潮河在寶坻縣東一名白龍

港源發梨河至寶坻三河口與洵河鮑止河合流為糧河入海又密雲縣東南有潮河下流順義縣界合白河方輿紀要云潮河在密雲縣東南自古北口流入縣界西南流至順義縣合于白河春明夢餘錄云三里河元時名文

明河接通惠河為漕儲運道今鐵閘尚存

御河自大名路魏縣界經元城縣泉源鄉于村度南北約十里東北流至包家渡下接館陶縣界三口御河上從交河縣下入清池縣界又永濟河在清池縣西三十里自南皮縣來入清州今呼為御河也至元三年七月六日都水監言運河二千餘里漕公私物貨為利甚大

自兵興以來失於修治清州之南景州以北頽闕岸口三十餘處淤塞河流十五里至癸巳年朝廷役夫四千修築浚滌乃復行舟今又三十餘年無官主領滄州地分水面高于平地全藉隄堰防護其園圃之家掘隄作井深至丈餘或二丈引水以溉蔬花復有瀕河人民就隄取土漸至闕破走洩水勢不惟澀行舟妨運糧或致漂民居沒禾稼其長蘆以北索家馬頭之南水內暗藏椿樑破舟船壞糧物部議以濱河州縣佐貳之官兼河防事於各地分巡視如有闕破即率衆修治拔去椿樑仍禁園圃之家毋穿隄作井栽樹取土都省准議七年省臣言御河水泛武清縣計疏浚役夫一十工八十日

可畢從之至大元年六月二十九日左翼屯田萬戶府呈五月十八日申時水決會川縣孫家口岸約二十餘步南流灌本管屯田已移文河間路武清縣清州有司多發丁夫管領修治由是樞密院檄河間路左翼屯田萬戶府差軍併工築塞十月大名路濬州言七月十一日連雨至十七日清石二河水溢李家道東南橫流詢社長高良輩稱水源自衛輝路汲縣東北連本州淇門西舊黑蕩泊溢流出岸漫黃河古隄東北流入本州齊賈泊復入御河漂及門民舍竊計今歲水勢逆行乃下流漳水漲溢過絕不能通以致若此實非人力可勝又西關水手佐聚稱七月十二日卯時御河水驟漲三尺

十八日復添四尺其水逆流明是下流漲水壅逆擬差
官巡治延祐三年七月滄州言清池縣民告往年景州
吳橋諸處御河水溢衝決隄岸萬戶千奴為恐傷淇屯
田差軍築塞舊洩水即兒口故水無所洩浸民廬及已
熟田數萬頃乞遣官疏闢引水入海及七月四日決吳
橋縣柳斜口東岸三十餘步千戶移僧又遣軍閉塞郎
兒口水壅不得洩必致漂蕩張管許河孟村三十餘村
黍穀廬舍故本州摘官相視移文約會開闢不從四年
五月都水監遣官與河間路官相視元塞郎兒口東西
長二十五步南北闊二十尺及隄南高一丈四尺北高
二丈餘復按視郎兒口下流故河至滄州約三十餘里

上下古跡寬闊乃減水故道名曰盤河令為開闢郎兒
口增濬故河決積水由滄州城北達滹沱河以入于海
泰定元年九月都水監遣官督丁夫五千八百九十八
人是年二月八日興工十月二日工畢

元史河渠志 薈葦云
畿輔通志廣平府下御
河在清河縣東南二十五里即衛河漢為屯氏河隋為永濟渠亦曰御河發源
於河南衛輝府之輝縣至臨清合關下天津為今運道大名府下衛河在魏縣
東南經清源達直沽水清渠深不為害又云御河即白溝水隋煬帝引洹水為
遊覽之所故名今不見亦并於衛河然土人猶曰御河云河南通志衛河在衛
輝府北一里源出蘇門山東入大名府濬縣界畿志云在魏縣
東南豫志又云入濬縣界魏濬本不接壤何言之互異若此

卷第一百

